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聊齋誌異

第三卷

江中

王聖俞南游，泊舟江心。既寢，視月明如練，未能寐，使童僕為之按摩。忽聞舟頂如小兒行，踏蘆葦作響，遠自舟尾來，漸近艙戶。慮為盜，急起問童。童亦聞之。問答間，見一人伏舟頂上，垂首窺艙內。大愕，按劍呼諸僕，一舟俱醒。告以所見。或疑錯誤。俄響聲又作。群起四顧，渺然無人，惟疏星皎月，漫漫江波而已。眾坐舟中。旋見青火如燈狀，突出水面，隨水浮游；漸近舡，則火頓滅。即有黑人驟起，屹立水上，以手攀舟而行。眾譟曰：「必此物也！」欲射之。方開弓，則遽伏水中，不可見矣。問舟人。舟人曰：「此古戰場，鬼時出沒，其無足怪。」

魯公女

招遠張于旦，性疏狂不羈。讀書蕭寺。時邑令魯公，三韓人。有女好獵。生適遇諸野，見其風姿娟秀，著錦貂裘，跨小驪駒，翩然若畫。歸憶容華，極意欽想。後聞女暴卒，悼歎欲絕。魯以家遠，寄靈寺中，即生讀所。生敬禮如神明，朝必香，食必祭。每酌而祝曰：「睹卿半面，長繫夢魂；不圖玉人，奄然物化。今近在咫尺，而邈若河山，恨如何也！然生有拘束，死無禁忌，九泉有靈，當珊珊而來，慰我傾慕。」日夜祝之，幾半月。一夕，挑燈夜讀，忽舉首，則女子含笑立燈下。生驚起致問。女曰：「感君之情，不能自己，遂不避私奔之嫌。」生大喜，遂共歡好。自此無虛夜。謂生曰：「妾生好弓馬，以射箠殺鹿為快，罪業深重，死無歸所。如誠心愛妾，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，生生世世不忘也。」生敬受教，每夜起，即柩前捻珠誦。偶值節序，欲與偕歸。女憂足弱，不能跋履。生請抱負以行，女笑從之。如抱嬰兒，殊不重累。遂以為常。考試亦載與俱。然行必以夜。生將赴秋闈，女曰：「君福薄，徒勞馳驅。」遂聽其言而止。積四五年，魯罷官，貧不能輿其輓，將就窆之，苦無葬地。生乃自陳：「某有薄壤近寺，願葬女公子。」魯公喜。生又力為營葬。魯德之，而莫解其故。魯去，二人綢繆如平日。一夜，側倚生懷，淚落如豆，曰：「五年之好，於今別矣！受君恩義，數世不足以酬！」生驚問之。曰：「蒙惠及泉下人，經咒藏滿，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。如不忘今日，過此五年，八月十六日，煩一往會。」生泣下曰：「生三十餘年矣；又五年，將就木焉，會將何為？」女亦泣曰：「願為奴婢以報。」少間曰：「君送妾六七里。此去多荊棘，妾衣長難度。」乃抱生項，生送至通衢。見路旁車馬一簇，馬上或一人，或二人；車上或三人、四人、數人不等；獨一鈿車，繡纓朱幃，僅一老媪在焉。見女至，呼曰：「來乎？」女應曰：「來矣。」乃回顧生云：「盡此，且去；勿忘所言。」生諾。女子行近車，媪引手上之，展軛即發，車馬闐咽而去。生悵悵而歸，誌時日於壁。因思經咒之效，持誦益虔。夢神人告曰：「汝志良嘉。但須要到南海去。」問：「南海多遠？」曰：「近在方寸地。」醒而會其旨，念切菩提，修行倍潔。三年後，次子明、長子政，相繼擢高科。生雖暴貴，而善行不替。夜夢青衣人邀去，見宮殿中坐一人，如菩薩狀，逆之曰：「子為善可喜。惜無修齡，幸得請於上帝矣。」生伏地稽首。喚起，賜坐；飲以茶，味芳如蘭。又令童子引去，使浴於池。池水清潔，游魚可數，入之而溫，掬之有荷葉香。移時，漸入深處，失足而陷，過涉滅頂。驚寤。異之。由此身益健，日益明。自捋其鬚，白者盡歛；又久之，黑者亦落。面紋亦漸舒。至數月後，頰禿面童，宛如五六時。輒兼好游戲事，亦猶童。過飾邊幅，二子輒匡救之。未幾，夫人以老病卒。子欲為求繼室於朱門。生曰：「待吾至河北來而後娶。」屈指已及約期，遂命僕馬至河北。訪之，果有盧戶部。先是，盧公生一女，生而能言，長益慧美，父母最鍾愛之。貴家委禽，女輒不欲。怪問之，具述生前約。共計其年，大笑曰：「癡婢！張郎計今年已半百，人事變遷，其骨已朽；縱其尚在，髮童而齒擊矣。」女不聽。母見其志不搖，與盧公謀，戒閨人勿通客，過期以絕其望。未幾，生至，閨人拒之。退返旅舍，悵悵無所為計。閒遊郊郭，因循而暗訪之。女謂生負約，涕不食。母言：「渠不來，必已殂謝；即不然，背盟之罪，亦不在汝。」女不語，但終日臥。盧患之，亦思一見生之為人，乃託遊邀，遇生於野。視之，少年也，訝之。班荊略談，甚倜儻。公喜，邀至其家。方將探問，盧即遽起，囑客暫獨坐，匆匆入內，告女。女喜，自力起。窺審其狀不符，零涕而返，怨父欺罔。公力白其是。女無言，但泣不止。公出，意緒懊喪，對客殊不款曲。生問：「貴族有為戶部者乎？」公漫應之。首他顧，似不屬客。生覺其慢，辭出。女啼數日而卒。生夜夢女來，曰：「下顧者果君耶？年貌舛異，覲面遂致違隔。妾已憂憤死。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，可得活，遲則無及矣。」既醒，急探盧氏之門，果有女亡二日矣。生大慟，進而弔諸其室。已而以夢告盧。盧從其言，招魂而歸。啟其衾，撫其尸，呼而祝之，俄聞喉中咯咯有聲。忽見朱櫻乍啟，墜痰塊如冰。扶移榻上，漸復吟呻。盧公悅，肅客出，置酒宴會。細展官閥，知其巨家，益喜。擇吉成禮。居半月，攜女而歸。盧送至家，半年乃去。夫婦居室，儼如小耦，不知者，多誤以子婦為姑嫜焉。盧公逾年卒。子最幼，為豪強所中傷，家產幾盡。生迎養之，遂家焉。

道士

韓生，世家也。好客。同村徐氏，常飲於其座。會宴集，有道士托鉢門上。家人投錢及粟，皆不受；亦不去。家人怒，歸不顧。韓聞擊剝之聲甚久，詢之家人，以情告。言未已，道士竟入。韓招之坐。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，即坐。略致研詰，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。韓曰：「何日棲鶴東觀，竟不聞知，殊缺地主之禮。」答曰：「野人新至，無交游。聞居士揮霍，深願求飲焉。」韓命舉觴。道士能豪飲。徐見其衣服垢敝，頗偃蹇，不甚為禮；韓亦海客遇之。道士傾飲二餘杯，乃辭而去。自是每宴會，道士輒至，遇食則食，遇飲則飲，韓亦稍厭其類。飲次，徐嘲之曰：「道長日為客，寧不一作主？」道士笑曰：「道人與居士等，惟雙肩承一喙耳。」徐慚不能對。道士曰：「雖然，道人懷誠久矣，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。」飲畢，囑曰：「翌午幸賜光寵。」次日，相邀同往，疑其不設。行去，道士已候於途；且語且步，已至寺門。入門，則院落一新，連閣雲蔓。大奇之，曰：「久不至此，創建何時？」道士答：「竣工未久。」比入其室，陳設華麗，世家所無。二人肅然起敬。甫坐，行酒下食，皆二八狡童，錦衣朱履。酒饌芳美，備極豐渥。飯已，另有小進。珍果多不可名，貯以水晶玉石之器，光照几榻。酌以玻璃瓊，圍尺許。道士曰：「喚石家姊妹來。」童去少時，二美人入。一細長，如弱柳；一身短，齒最稚；媚曼雙絕。道士即使歌以侑酒。少者拍板而歌，長者和以洞簫，其聲清細。既闕，道士懸爵促酬，又命遍酌。顧問：「美人久不舞，尚能之否？」遂有僮僕展氍毹於筵下，兩女對舞，長衣亂拂，香塵四散；舞罷，斜倚畫屏。二人心曠神飛，不覺醺醉。道士亦不顧客，舉杯飲盡，起謂客曰：「姑煩自酌，我稍憩，即復來。」即去。南屋壁下，設一螺鈿之床，女子為施錦褥，扶道士臥。道士乃曳長者共寢，命少者立床下為之爬搔。二人睹此狀，頗不平。徐乃大呼：「道士不得無禮！」往將撓之。道士急起而遁。見少女猶立床下，乘醉拉向北榻，公然擁臥。視床上美人，尚眠繡榻。顧韓曰：「君何太迂？」韓乃逕登南榻，欲與狎褻，而美人睡去，撥之不轉。因抱與俱寢。天明，酒夢俱醒，覺懷中冷物冰人；視之，則抱長石臥青階下。急視徐，徐尚未醒；見其枕遺扇之石，酣寢敗廁中。蹴起，互相駭異。四顧，則一庭荒草，兩間破屋而已。

胡氏

直隸有巨家，欲延師。忽一秀才，踵門自薦。主人延入。詞語開爽，遂相知悅。秀才自言胡氏。遂納贖館之。胡課業良勤，淹洽非下士等。然時出游，輒昏夜始歸；扃閉儼然，不聞款叩而已在室中矣。遂相驚以狐。然察胡意固不惡，優重之，不以怪異廢禮。胡知主人有女，求為姻好，屢示意，主人偽不解。一日，胡假而去。次日，有客來謁，繫黑衛於門。主人逆而入。年五□餘，衣履鮮潔，意甚恬雅。既坐，自達，始知為胡氏作冰。主人默然，良久曰：「僕與胡先生，交已莫逆，何必婚姻？且息女已許字矣。煩代謝先生。」客曰：「確知令愛待聘，何拒之深？」再三言之，而主人不可。客有慙色，曰：「胡亦世族，何遽不如先生？」主人直告曰：「實無他意，但惡非其類耳。」客聞之怒；主人亦怒，相侵益亟。客起抓主人；主人命家人杖逐之，客乃遁。遺其驢，視之，毛黑色，批耳修尾，大物也。牽之不動；驅之則隨手而蹶，嚶嚶然草蟲耳。主人以其言忿，知必相仇，戒備之。次日，果有狐兵大至；或騎或步，或戈或弩，馬嘶人沸，聲勢洶洶。主人不敢出。狐聲言火屋，主人益懼。有健者，率家人譟出，飛石施箭，兩相沖擊，互有夷傷。狐漸靡，紛紛引去。遺刀地上，亮如霜雪；近拾之，則高粱葉也。眾笑曰：「技止此耳。」然恐其復至，益備之。明日，眾方聚語，忽一巨人，自天而降；高丈餘，身橫數尺；揮大刀如門，逐人而殺。群操矢石亂擊之，顛踣而斃，則芻靈耳。眾益易之。狐三日不復來，眾亦少懈。主人適登廁，俄見狐兵，張弓挾矢而至，亂射之；集矢於臀。大懼，急喊眾奔門，狐方去。拔矢視之，皆蒿梗。如此月餘，去來不常，雖不甚害，而日日戒嚴，主人患苦之。一日，胡生率眾至。主人身出，胡望見，避於眾中。主人呼之，不得已，乃出。主人曰：「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，何故興戎？」群狐欲射，胡止之。主人近握其手，邀入故齋，置酒相款。從容曰：「先生達人，當相見諒。以我情好，寧不樂附婚姻？但先生車馬、宮室，多不與人同，弱女相從，即先生當知其不可。且諺云：『瓜果之生摘者，不適於口。』先生何取焉？」胡大慙。主人曰：「無傷，舊好故在。如不以塵濁見棄，在門牆之幼子，年□五矣，願得坦腹床下。不知有相若者否？」胡喜曰：「僕有弱妹，少公子一歲，頗不陋劣。以奉箕帚，如何？」主人起拜，胡答拜。於是酬酢甚歡，前卻俱忘。命羅酒漿，遍犒從者，上下歡慰。乃詳問里居，將以奠雁。胡辭之。日暮繼燭，醺醉乃去。由是遂安。年餘，胡不至。或疑其約妄，而主人堅待之。又半年，胡忽至。既道溫涼已，乃曰：「妹子長成矣。請卜良辰，遣事翁姑。」主人喜，即同定期而去。至夜，果有輿馬送新婦至。匳妝豐盛，設室中幾滿。新婦見姑嫜，溫麗異常。主人大喜。胡生與一弟來送女，談吐俱風雅，又善飲。天明乃去。新婦且能預知年歲豐凶，故謀生之計，皆取則焉。胡生兄弟，以及胡媪，時來望女，人人皆見之。

戲術

有桶戲者，桶可容升；無底，中空，亦如俗戲。戲人以二席置街上，持一升入桶中；旋出，即有白米滿升，傾注席上；又取又傾，頃刻兩席皆滿。然後一一量入，畢而舉之，猶空桶。奇在多也。

利津李見田，在顏鎮閒遊陶場，欲市巨甕，與陶人爭直，不成而去。至夜，窖中未出者六□餘甕，啟視一空。陶人大驚，疑李，踵門求之。李謝不知。固哀之，乃曰：「我代汝出窖，一甕不損，在魁星樓下非與？」如言往視，果一一俱在。樓在鎮之南山，去場三里餘。傭工運之，三日乃盡。

丐僧

濟南一僧，不知何許人。赤足衣百衲，日於芙蓉、明湖諸館，誦經抄募。與以酒食、錢、粟，皆弗受；叩所需，又不答。終日未嘗見其餐飯。或勸之曰：「師既不茹葷酒，當募山村僻巷中，何日日往來於羶鬧之場？」僧合眸諷誦，睫毛長指許，若不聞。少選，又語之。僧遽張目厲聲曰：「要如此化！」又誦不已。久之，自出而去。或從其後，固詰其必如此之故，走不應。叩之數四，又厲聲曰：「非汝所知！老僧要如此化！」積數日，忽出南城，臥道側，如僵，三日不動。居民恐其餓死，貽累近郭，因集勸他徙。欲飯，飯之；欲錢，錢之。僧冥然不應。群搖而語之。僧怒，於衲中出短刀，自剖其腹；以手入內，理腸於道，而氣隨絕。眾駭，告郡，薰葬之。異日為犬所穴，席見。踏之似空；發視之，席封如故，猶空繭然。

伏狐

太史某，為狐所魅，病瘳。符禳既窮，乃乞假歸，冀可逃避。太史行，而狐從之。大懼，無所為謀。一日，止於涿門外，有鈴醫，自言能伏狐。太史延之入。投以藥，則房中術也。促令服訖，入與狐交，銳不可當。狐辟易，哀而求罷；不聽，進益勇。狐展轉營脫，苦不得去。移時無聲，視之，現狐形而斃矣。

昔余鄉某生者，素有嫪毒之目，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。夜宿孤館，四無鄰。忽有奔女，扉未啟而已入；心知其狐，亦欣然樂就狎之。衿襦甫解，貫革直入。狐驚痛，啼聲吱然，如鷹脫鞵，穿窗而出。某猶望窗外作狎啞聲，哀喚之，冀其復回，而已寂然矣。此真討狐之猛將也！宜榜門驅狐，可以為業。

螭龍

於陵曲銀臺公，讀書樓上。值陰雨晦冥，見一小物，有光如燧，蠕蠕而行。過處，則黑如虫跡。漸盤卷上，卷亦焦。意為龍，乃捧卷送之。至門外，持立良久，螭曲不少動。公曰：「將無謂我不恭？」執卷返，仍置案上，冠帶長揖送之。方至簷下，但見昂首乍伸，離卷橫飛，其聲嗤然，光一道如縷；數步外，回首向公，則頭大於甕，身數□圍矣；又一折反，霹靂震驚，騰霄而去。回視所行處，蓋曲曲自書笥中出焉。

蘇仙

高公明圖知郴州時，有民女蘇氏，浣衣於河。河中有巨石，女踞其上。有苔一縷，綠滑可愛，浮水漾動，繞石三匝。女視之心動。既歸而娠，腹漸大。母私詰之，女以情告。母不能解。數月，竟舉一子。欲真隘巷，女不忍也，藏諸櫝而養之。遂矢志不嫁，以明其不二也。然不夫而孕，終以為羞。兒至七歲，未嘗出以見人。兒忽謂母曰：「兒漸長，幽禁何可長也？去之，不為母累。」問所之。曰：「我非人種，行將騰霄昂壑耳。」女泣詢歸期。答曰：「待母屬續，兒始來。去後，倘有所需，可啟藏兒櫝索之，必能如願。」言已，拜母竟去。出而望之，已杳矣。女告母，母大奇之。女堅守舊志，與母相依，而家益落。偶缺晨炊，仰屋無計。忽憶兒言，往啟櫝，果得米，賴以舉火。自是有求輒應。逾三年，母病卒；一切葬具，皆取給於櫝。既葬，女獨居三□年，未嘗窺戶。一日，鄰婦乞火者，見其兀坐空閨，語移時始去。居無何，忽見彩雲繞女舍，亭亭如蓋，中有一人盛服立，審視，則蘇女也。迴翔久之，漸高不見。鄰人共疑之。窺諸其室，見女靚妝凝坐，氣則已絕。眾以其無歸，議為殯殮。忽一少年入，丰姿俊偉，向眾申謝。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，故不之疑。少年出金葬母，植二桃於墓，乃別而去。數步之外，足下生雲，不可復見。後桃結實甘芳，居人謂之「蘇仙桃樹」，年年華茂，更不衰朽。官是地者，每攜實以餽親友。

李伯言

李生伯言，沂水人。抗直有肝膽。忽暴病，家人進藥，卻之曰：「吾病非藥餌可療。陰司閻羅缺，欲吾暫攝其篆耳。死勿埋我，宜待之。」是日果死。驕從導去，入一宮殿，進冕服；隸胥候甚肅。案上簿書叢沓。一宗，江南某，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□二人。鞠之，佐證不誣。按冥律，宜炮烙。堂下有銅柱，高八九尺，圍可一抱；空其中而熾炭焉，表裏通赤。群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，手移足盤而上。甫至頂，則煙氣飛騰，崩然一響如爆竹，人乃墮；團伏移時，始復蘇。又撻之，爆墮如前。三墮，則匝地如煙而散，不復能成形矣。又一起，為同邑王某，被婢父盜占生女。王即生姻家。先是一人賣婢，王知其所來非道，而利其直廉，遂購之。至是王暴卒。越日，其友周生遇於途，知為鬼，奔避齋中。王亦從入。周懼而祝，問所欲為。王曰：「煩作見證於冥司耳。」驚問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余婢實價購之，今被誤控。此事君親見之，惟借季路一言，無他說也。」周固拒之。王出曰：「恐不由君耳。」未幾，周果死，同赴閻羅質審。李見王，隱存左袒意。忽見殿上火生，燄燒梁棟。李大駭，側足立。吏急進曰：「陰曹不與人世等，一念之私不可容。急消他念，則火自熄。」李斂神寂慮，火頓滅。已而鞠狀，王與婢父反復相苦。問周，周以實對。王以故犯論答。答訖，遣人俱送回生，周與王皆三日而甦。李視事畢，輿馬而返。中途見關頭斷足者數百輩，伏地哀鳴。停車研詰，則異鄉之鬼，思踐故土，恐關隘阻隔，乞求路引。李曰：「余攝任三日，已解任矣，何能為力？」眾曰：「南村胡生，將建道場，代囑可致。」李諾之。至家，驕從都去，李乃甦。胡生字水心，與李善，聞李再生，便詣探省。李遽問：「清醮何時？」胡訝曰：「兵燹之後，妻孥瓦全，向與室人作此願心，未向一人道也。何知之？」李具以告。胡歎曰：「閻房一語，遂播幽冥，可懼哉！」乃敬諾而去。次日，如王所，王猶癡臥。見李，肅然起敬，申謝佑庇。李曰：「法律不能寬假。今幸無恙乎？」王云：「已無他症，但答瘡膿潰耳。」又二□餘日始痊；臀肉腐落，癩痕如杖者。

異史氏曰：「陰司之刑，慘於陽世；責亦苛於陽世。然關說不行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。誰謂夜臺無天日哉？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解耳！」

黃九郎

何師參，字子蕭，齋於茗溪之東，門臨曠野。薄暮偶出，見婦人跨驢來，少年從其後。婦約五□許，意致清越。轉視少年，年可□五六，丰采過於姝麗。何生素有斷袖之癖，睹之，神出於舍；翹足目送，影滅方歸。次日，早伺之。落日冥濛，少年始過。生曲意承迎，笑問所來。答以「外祖家」。生請過齋少憩，辭以不暇；固曳之，乃入。略坐興辭，堅不可挽。生挽手送之，殷囑便道相過。少年唯唯而去。生由是凝思如渴，往來眺注，足無停趾。一日，日啣半規，少年款至。大喜，要入，命館童行酒。問其姓字，答曰：「黃姓，第九。童子無字。」問：「過往何頻？」曰：「家慈在外祖家，常多病，故數省之。」酒數行，欲辭去。生掉臂遮留，下管籥。九郎無如何，頰頰復坐。挑燈共語，溫若處子；而詞涉游戲，便含羞，面向壁。未幾，引與同衾。九郎不許，堅以睡惡為辭。強之再三，乃解上下衣。著袴臥床上。生滅燭；少時，移與同枕，曲肘加臂而狎抱之，苦求私暱。九郎怒曰：「以君風雅士，故與流連；乃此之為，是禽處而獸愛之也！」未幾，晨星熒熒，九郎逕去。生恐其遂絕，復伺之，蹀躞凝盼，目穿北斗。

過數日，九郎始至，喜逆謝過；強曳入齋，促坐笑語，竊幸其不念舊惡。無何，解履登床，又撫哀之。九郎曰：「纏綿之意，已鏤肺膈，然親愛何必在此？」生甘言糾纏，但求一親玉肌。九郎從之。生俟其睡寐，潛就輕薄。九郎醒，攬衣遽起，乘夜遁去。生邑邑若有所失，忘啜廢枕，日漸委悴。惟日使齋童偵候焉。一日，九郎過門，即欲逕去。童牽衣入之。見生清臞，大駭，慰問。生實告以情，淚涔涔隨聲零落。九郎細語曰：「區區之意，實以相愛無益於弟，而有害於兄，故不為也。君既樂之，僕何惜焉？」生大悅。九郎去後，病頓減，數日平復。九郎果至，遂相纏綿。曰：「今勉承君意，幸勿以此為常。」既而曰：「欲有所求，肯為力乎？」問之，答曰：「母患心痛，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。君與善，當能求之。」生諾之。臨去又囑。生入城求藥，及暮付之。九郎喜，上手稱謝。又強與合。九郎曰：「勿相糾纏；請為君圖一佳人，勝弟萬萬矣。」生問誰何。九郎曰：「有表妹，美無倫。倘能垂意，當執柯斧。」生微笑不答。九郎懷藥便去。三日乃來，復求藥。生恨其遲，詞多諂讓。九郎曰：「本不忍禍君，故疏之；既不蒙見諒，請勿悔焉。」由是燕會無虛夕。凡三日必一乞藥。齊怪其頻，曰：「此藥未有過三服者，胡久不瘥？」因裹三劑並授之。又顧生曰：「君神色黯然而病乎？」曰：「無。」脈之，驚曰：「君有鬼脈，病在少陰，不自慎者殆矣！」歸語九郎。九郎歎曰：「良醫也！我實狐，久恐不為君福。」生疑其誑，藏其藥，不以盡予，慮其弗至也。居無何，果病。延齊診視，曰：「曩不實言，今魂氣已遊墟莽，秦緩何能為力？」九郎日來省侍，曰：「不聽吾言，果至於此！」生尋卒。九郎痛哭而去。

先是，邑有某太史，少與生共筆硯；□七歲擢翰林。時秦藩貪暴，而賂通朝士，無有言者。公抗疏劾其惡，以越俎免。藩陞是省中丞，日伺公隙。公少有英稱，曾邀叛王青盼，因購得舊所往來札，齎公。公懼，自經。夫人亦投繯死。公越宿忽醒曰：「我何子蕭也。」詰之，所言皆何家事，方悟其借軀返魂。留之不可，出奔舊舍。撫疑其詐，必欲排陷之，使人索千金於公。公偽諾而憂悶欲絕。忽通九郎至，喜共話言，悲歡交集。既欲復狎。九郎曰：「君有三命耶？」公曰：「余悔生勞，不如死逸。」因訴冤苦。九郎悠憂以思。少間曰：「幸復生聚。君曠無偶，前言表妹，慧麗多謀，必能分憂。」公欲一見顏色。曰：「不難。明日將取伴老母，此道所經。君偽為弟也兄者，我假渴而求飲焉。君曰『驢子亡』，則諾也。」計已而別。明日亭午，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。公拱手絮絮與語。略睨女郎，娥眉秀曼，誠仙人也。九郎索茶，公請入飲。九郎曰：「三妹勿言，此兄盟好，不妨少止。」扶之而下，繫驢於門而入。公自起滌茗。因目九郎曰：「君前言不足以盡。今得死所矣！」女似悟其言之為己者，離榻而立，嚶嚶而言曰：「去休！」公外顧曰：「驢子其亡！」九郎火急馳出。公擁女求合。女顏色紫變，窘若囚拘。大呼九兄，不應。曰：「君自有婦，何喪人廉恥也？」公自陳無室。女曰：「能矢山河，勿令秋扇見捐，則惟命是聽。」公乃誓以皦日。女不復拒。事已，九郎至。女色然怒讓之。九郎曰：「此何子蕭，昔之名士，今之太史。與兄最善，其人可依。即聞諸姪氏，當不相見罪。」日向晚，公邀遮不聽去。女恐姑母駭怪。九郎銳身自任，跨驢逕去。居數日，有婦攜婢過，年四□許，神情意致，雅似三娘。公呼女出窺，果母也。瞥睹女，怪問：「何得在此？」女慚不能對。公邀入，拜而告之。母笑曰：「九郎稚氣，胡再不謀？」女自入廚下，設食供母，食已乃去。公得麗偶，頗快心期；而惡緒縈懷，恆蹙蹙有憂色。女問之，公緬述顛末。女笑曰：「此九兄一人可得解，君何憂？」公詰其故。女曰：「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，此皆九兄所長也。投所好而獻之，怨可消，仇亦可復。公慮九郎不肯。女曰：「但請哀之。」越日，公見九郎來，肘行而逆之，九郎驚曰：「兩世之交，但可自效，頂踵所不敢惜。何忽作此態向人？」公具以謀告。九郎有難色。女曰：「妾失身於郎，誰實為之？脫令中途彫喪，焉置妾也？」九郎不得已，諾之。公陰與謀，馳書與所善之王太史，而致九郎焉。王會其意，大設，招撫公飲。命九郎飾女郎，作天魔舞，宛然美女。撫惑之，亟請於王，欲以重金購九郎，惟恐不得當。王故沉思以難之。遲之又久。始將公命以進。撫喜，前卻頓釋。自得九郎，動息不相離；侍妾□餘，視同塵土。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；賜金萬計。半年，撫公病。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，遂輦金帛，假歸公家。既而撫公薨。九郎出費，起屋置器，畜婢僕，母子及姪並家焉。九郎出，輿馬甚都，人不知其狐也。余有「笑判」，並志之：

男女居室，為夫婦之大倫；燥溼互通，乃陰陽之正竅。迎風待月，尚有蕩檢之譏；斷袖分桃，難免掩鼻之醜。人必力士，鳥道乃敢生開；洞非桃源，漁篙寧許誤入？今某從下流而忘返，舍正路而不由。雲雨未興，輒爾上下其手；陰陽反背，居然表裏為奸。華池置無用之鄉，謬說老僧入定；蠻洞乃不毛之地，遂使眇帥稱戈。繫赤兔於轅門，如將射戟；探大弓於國庫，直欲斬關。或是監內黃鱧，訪知交於昨夜；分明王家朱李，索鑽報於來生。彼黑松林戎馬頓來，固相安矣；設黃龍府潮水忽至，何以禦之？宜斷其鑽刺之根，兼塞其送迎之路。

金陵女子

沂水居民趙某，以故自城中歸，見女子白衣哭路側，甚哀。睨之，美。悅之，凝注不去。女垂涕曰：「夫夫也，路不行而顧我！」趙曰：「我以曠野無人，而子哭之慟，實愴於心。」女曰：「夫死無路，是以哀耳。」趙勸其復擇良匹。曰：「渺此一身，其何能擇？如得所託，媵之可也。」趙忻然自薦，女從之。趙以去家遠，將覓代步。女曰：「無庸。」乃先行，飄若仙奔。至家，操井臼甚勤。積二年餘，謂趙曰：「感君戀戀，猥相從，忽已三年。今宜且去。」趙曰：「曩言無家，今焉往？」曰：「彼時漫為是言耳，何得無家？身父貨藥金陵。倘欲再晤，可載藥往，可助資斧。」趙經營，為賞輿馬。女辭之，出門逕去；追之不及，瞬息遂杳。居久之，頗涉懷想，因市藥詣金陵。寄貨旅邸，訪諸衢市。忽藥肆一翁望見，曰：「婿至矣。」延之入。女方浣裳庭中，見之不言亦不笑，浣不輟。趙啣恨遽出。翁又曳之返。女不顧如初。翁命治具作飯，謀厚贈之。女止之曰：「渠福薄，多將不任；宜少慰其苦辛，再檢方與之，便喫著不盡矣。」翁問所載藥，女云：「已售之矣，直在此。」翁乃出方付金，送趙歸。試其方，有奇驗。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。以蒜臼接茅簷雨水，洗瘡贅，其方之一也，良效。

湯公

湯公名聘，辛丑進士。抱病彌留，忽覺下部熱氣，漸升而上；至股則足死；至腹則股又死；至心，心之死最難。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，都隨心血來，一一潮過。如一善，則心中清淨寧帖；一惡，則懊惱煩燥，似油沸鼎中，其難堪之狀，口不能尚似之。猶憶七八歲時，曾探雀雛而斃之，只此一事，心頭熱血潮湧，食頃方過。直待平生所為，一一潮盡，乃覺熱氣縷縷然，穿喉入腦，自頂顛出，騰上如炊，逾數刻期，魂乃離竅，忘軀殼矣。而渺渺無歸，漂泊郊路間。一巨人來，高幾盈尋，掇拾之，納諸袖中。入袖，則疊肩壓股，其人甚夥，薨惱悶氣，殆不可過。公頓思惟佛能解厄，因宣佛號，纔三四聲，飄墮袖外。巨人復納之。三納三墮，巨人乃去之。公獨立彷徨，未知何往之善。憶佛在西土，乃遂西。無何，見路側一僧趺坐，趨拜問途。僧曰：「凡士子生死錄，文昌及孔聖司之，必兩處銷名，乃可他適。」公問其居，僧示以途，奔赴。無幾，至聖廟，見宣聖南面坐，拜禱如前。宣聖言：「名籍之落，仍得帝君。」因指以路。公又趨之。見一殿閣，如王者居。俯身入，果有神人，如世所傳帝君像。伏祝之。帝君檢名曰：「汝心誠正，宜復有生理。但皮囊腐矣，非菩薩莫能為力。」因指示令急往。公從其教。俄見茂林修竹，殿宇華好。入，見螺髻莊嚴，金容滿月；瓶浸楊柳，翠碧垂煙。公肅然稽首，拜述帝君言。菩薩難之。公哀禱不已。旁有尊者白言：「菩薩施大法力，撮土可以為肉，折柳可以為骨。」菩薩即如所請，手斷柳枝，傾瓶中水，合淨土為泥，拍附公體。使童子攜送靈所，推而合之。棺中呻動，家人駭集。扶而出之，霍然病已。計氣絕已斷七矣。

閻羅

萊蕪秀才李中之，性直諒不阿。每數日，輒死去，僵然如尸，三四日始醒。或問所見，則隱秘不洩。時邑有張生者，亦數日一死。語人曰：「李中之，閻羅也。余至陰司，亦其屬曹。」其門殿對聯，俱能述之。或問：「李昨赴陰司何事？」張曰：「不能具述。惟提勘曹操，答二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阿瞞一案，想更數閻羅矣。畜道、劍山，種種具在，宜得何罪，不勞挹取；乃數千年不決，何也？豈以臨刑之囚，快於速割，故使之求死不得也？異已！」

連瑣

楊于畏，移居泗水之濱。齋臨曠野，牆外多古墓，夜聞白楊蕭蕭，聲如濤湧。夜闌秉燭，方復悽斷。忽牆外有人吟曰：「玄夜淒風卻倒吹，流螢惹草復沾幃。」反復吟誦，其聲哀楚。聽之，細婉似女子。疑之。明日，視牆外，並無人跡。惟有紫帶一條，遺荊棘中；拾歸置諸窗上。向夜二更許，又吟如昨。楊移杌登望，吟頓輟。悟其為鬼，然心向慕之。次夜，伏伺牆頭。一更向盡，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，手扶小樹，低首哀吟。楊微嗽，女忽入荒草而沒。楊由是伺諸牆下，聽其吟畢，乃隔壁而續之曰：「幽情苦緒何人見？翠袖單寒月上時。」久之，寂然。楊乃入室。方坐，忽見麗者自外來，斂衽曰：「君子固風雅士，妾乃多所畏避。」楊喜，拉坐。瘦怯凝寒，若不勝衣。問：「何居里，久寄此間？」答曰：「妾隴西人，隨父流寓。七暴疾殂謝，今二餘年矣。九泉荒野，孤寂如鷺。所吟，乃妾自作，以寄幽恨者。思久不屬；蒙君代續，懼生泉壤。」楊欲與懼。感然曰：「夜臺朽骨，不比生人，如有幽懼，促人壽數。妾不忍禍君子也。」楊乃止。戲以手探胸，則雞頭之肉，依然處子。又欲視其裙下雙鉤。女俯首笑曰：「狂生太囉囉矣！」楊把玩之，則見月色錦襪，約綵線一縷。更視其一，則紫帶繫之。問：「何不俱帶？」曰：「昨宵畏君而避，不知遺落何所。」楊曰：「為卿易之。」遂即窗上取以授女。女驚問何來，因以實告。乃去線束帶。既翻案上書，忽見連昌宮詞。慨然曰：「妾生時最愛讀此。今視之，殆如夢寐！」與談詩文，慧點可愛。翳燭西窗，如得良友。自此每夜但聞微吟，少頃即至。輒囑曰：「君秘勿宣。妾少膽怯，恐有惡客見侵。」楊諾之。兩人懼同魚水，雖不至亂，而閨閣之中，誠有甚於畫眉者。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，字態端媚。又自選宮詞百首，錄誦之。使楊治棋枰，購琵琶。每夜教楊手談。不則挑弄絃索，作「蕉窗零雨」之曲，酸人胸臆；楊不忍卒聽，則為「曉苑鶯聲」之調，頓覺心懷暢適。挑燈作劇，樂輒忘曉。視窗上有曙色，則張皇遁去。

一日，薛生造訪，值楊晝寢。視其室，琵琶、棋局具在，知非所善。又翻書得宮詞，見字跡端好，益疑之。楊醒，薛問：「戲具何來？」答：「欲學之。」又問詩卷，託以假諸友人。薛反覆檢玩，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：「某月日連瑣書。」笑曰：「此是女郎小字。何相欺之甚？」楊大窘，不能置詞。薛詰之益苦，楊不以告。薛卷挾，楊益窘，遂告之。薛求一見。楊因述所囑。薛仰慕殷切；楊不得已，諾之。夜分，女至，為致意焉。女怒曰：「所言伊何？乃已喋喋向人！」楊以實情自白。女曰：「與君緣盡矣！」楊百詞慰解，終不懌，起而別去，曰：「妾暫避之。」明日，薛來，楊代致其不可。薛疑支託，暮與窗友二人來，淹留不去，故撓之，恆終夜譁，大為楊生白眼，而無如何。眾見數夜杳然，浸有去志，喧囂漸息。忽聞吟聲，共聽之，悽婉欲絕。薛方傾耳神注，內一武生王某，掇巨石投之，大呼曰：「作態不見客，甚得好句，嗚嗚惻惻，使人悶損！」吟頓止。眾甚怨之。楊恚憤見於詞色。次日，始共引去。楊獨宿空齋，冀女復來，而殊無影跡。逾二日，女忽至。泣曰：「君致惡賓，幾嚇煞妾！」楊謝過不遑。女遽出曰：「妾固謂緣分盡也，從此別矣。」挽之已渺。由是月餘，更不復至。楊思之，形銷骨立，莫可追挽。一夕，方獨酌，忽女子牽幃入。楊喜極曰：「卿見宥耶？」女涕垂膺，默不一言。亟問之，欲言復忍，曰：「負氣去，又急而求人，難免愧惡。」楊再三研詰，乃曰：「不知何處來一醜醜隸，逼充媵妾。顧念清白裔，豈屈身與臺之鬼？然一線弱質，烏能抗拒？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，必不聽自為生活。」楊大怒，憤將致死；但慮人鬼殊途，不能為力。女曰：「來夜早眠，妾邀君夢中耳。」於是復共傾談，坐以達曙。女臨去，囑勿晝眠，留待夜約。楊諾之。因於午後薄飲，乘醺登榻，蒙衣偃臥。忽見女來，授以佩刀，引手去。至一院宇，方闔門語，聞有人搭石過門。女驚曰：「仇人至矣！」楊啟戶驟出，見一人赤帽青衣，蝟毛繞喙。怒咄之。隸橫目相仇，言詞凶謾。楊大怒，奔之。隸捉石以投，驟如急雨，中楊腕，不能握刃，方危急所，遙見一人，腰矢野射。審視之，王生也。大號乞救。王生張弓急至，射之中股；再射之，殪。楊喜感謝。王問故，具告之。王自喜前罪可贖，遂與共入女室。女戰惕羞縮，

遙立不作一語。案上有小刀，長僅尺餘，而裝以金玉；出諸匣，光芒鑑影。王歎贊不釋手。與楊略話，見女慙懼可憐，乃出，分手去。楊亦自歸，越牆而仆，於是驚寤，聽村雞已亂鳴矣。覺腕中痛甚；曉而視之，則皮肉赤腫。亭午，王生來，便言夜夢之奇。楊曰：「未夢射否？」王怪其先知。楊出手示之，且告以故。王憶夢中顏色，恨不真見。自幸有功於女，復請先容。夜間，女來稱謝。楊歸功王生，遂達誠懇。女曰：「將伯之助，義不敢忘。然彼起起，妾實畏之。」既而曰：「彼愛妾佩刀。刀實妾父出使粵中，百金購之。妾愛而有之，纏以金絲，瓣以明珠。大人憐妾夭亡，用以殉葬。今願割愛相贈，見刀如見妾也。」次日，楊致此意。王大悅。至夜，女果攜刀來，曰：「囑伊珍重，此非中華物也。」由是往來如初。積數月，忽於燈下，笑而向楊，似有所語，面紅而止者三。生抱問之。答曰：「久蒙眷愛，妾受生人氣，日食煙火，白骨頓有生意。但須生人精血，可以復活。」楊笑曰：「卿自不肯，豈我故惜之？」女云：「交接後，君必有念餘日大病，然藥之可愈。」遂與為懼。既而著衣起，又曰：「尚須生血一點，能拚痛以相愛乎？」楊取利刀刺臂出血；女臥榻上，便滴臍中。乃起曰：「妾不來矣。君記取百日之期，視妾墳前，有青鳥鳴於樹頭，即速發冢。」楊謹受教。出門又囑曰：「慎記勿忘，遲速皆不可！」乃去。越□餘日，楊果病，腹脹欲死。醫師投藥，下惡物如泥，決辰而愈。計至百日，使家人荷鍤以待。日既夕，果見青鳥雙鳴。楊喜曰：「可矣。」乃斬荊發墳。見棺木已朽，而女貌如生。摩之微溫。蒙衣昇歸，置煖處，氣咻咻然，細於屬絲。漸進湯，半夜而蘇。每謂楊曰：「二□餘年如一夢耳。」

單道士

韓公子，邑世家。有單道士，工作劇，公子愛其術，以為座上客。單與人行坐，輒忽不見。公子欲傳其法，單不肯。公子固懇之。單曰：「我非吝吾術，恐壞吾道也。所傳而君子則可；不然，有借此以行竊者矣。公子固無慮此，然或出見美麗而悅，隱身入人閨闈，是濟惡而宣淫也。不敢從命。」公子不能強，而心怒之，陰與僕輩謀撻辱之。恐其遁匿，因以細灰布麥場上；思左道能隱形，而履處必有印跡，可隨印處急擊之。於是誘單往，使人執牛鞭立撻之。單忽不見，灰上果有履跡，左右亂擊，頃刻已迷。公子歸，單亦至。謂諸僕曰：「吾不可復居矣！向勞服役，今且別，當有以報。」袖中出旨酒一盛，又探得肴一簋。並陳几上。陳已，復探；凡□餘探，案上已滿。遂邀眾飲，俱醉。一一仍內袖中。韓聞其異，使復作劇。單於壁上畫一城，以手推過，城門頓關。因將囊衣篋物，悉擲門內，乃拱別曰：「我去矣。」躍身入城，城門遂合，道士頓杳。後聞在青州市上，教兒童畫墨圈於掌，逢人戲拋之，隨所拋處，或面或衣，圈輒脫去，落印其上。又聞其善房中術，能令下部吸燒酒，盡一器。公子嘗面試之。

白于玉

吳青庵，筠，少知名。葛太史見其文，每嘉歎之。託相善者邀至其家，領其言論風采。曰：「焉有才如吳生，而長貧賤者乎？」因俾鄰好致之曰：「使青庵奮志雲霄，當以息女奉巾櫛。」時太史有女絕美。生聞大喜，確自信。既而秋闈被黜，使人謂太史：「富貴所固有，不可知者遲早耳。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。」於是刻志益苦。一夜，月明之下，有秀才造謁，白皙短鬚，細腰長爪。詰所來，自言：「白氏，字于玉。」略與傾談，豁人心胸。悅之，留同止宿。遲明欲去，生囑便道頻過。白感其情殷，願即假館，約期而別。至日，先一蒼頭送炊具來，少間，白至，乘駿馬如龍。生另舍舍之。白命奴牽馬去。遂共晨夕，忻然相得。生視所讀書，並非常所見聞，亦絕無時藝。訝而問之。白笑曰：「士各有志，僕非功名中人也。」夜每招生飲，出一卷授生，皆吐納之術，多所不解，因以迂緩置之。他日謂生曰：「曩所授，乃『黃庭』之要道，仙人之梯航。」生笑曰：「僕所急不在此。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，使萬念俱寂，僕病未能也。」白問：「何故？」生以宗嗣為慮。白曰：「胡久不娶？」笑曰：「『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』」白亦笑曰：「『王請無好小色。』所好何如？」生具以情告。白疑未必真美。生曰：「此遐邇所共聞，非小生之目賤也。」白微哂而罷。次日，忽促裝言別。生淒然與語，刺刺不能休。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。兩相依戀。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，白辭曰：「輿已駕矣，請自此別。如相憶，拂我榻而臥之。」方欲再問，轉瞬間，白小如指，翩然跨蟬背上，嘯而飛，杳入雲中。生乃知其非常人，錯愕良久，悵悵自失。逾數日，細雨忽集，思白綦切。視所臥榻，鼠跡碎瑣；慨然掃除，設席即寢。無何，見白家童來相招，忻然從之。俄有桐鳳翔集，童捉謂生曰：「黑徑難行，可乘此代步。」生慮細小不能勝任。童曰：「試乘之。」生如所請，寬然殊有餘地，童亦附其尾上；戛然一聲，凌空空際。未幾，見一朱門。童先下，扶生亦下。問：「此何所？」曰：「此天門也。」門邊有巨虎蹲伏。生駭懼，童一身障之。見處處風景，與世殊異。童導入廣寒宮，內以水晶為階，行人如在鏡中。桂樹兩章，參空合抱；花氣隨風，香無斷際。亭宇皆紅窗，時有美人出入，冶容秀骨，曠世並無其儔。童言：王母宮佳麗尤勝。」然恐主人伺久，不暇留連，導與趨出。移時，見白生候於門。握手入，見簷外清水白沙，涓涓流溢；玉砌雕闌，殆疑桂闕。甫坐，即有二八妖鬟，來薦香茗。少間，命酌。有四麗人，斂衽鳴璫，給事左右。纔覺背上微癢，麗人即纖指長甲，探衣代搔。生覺心神搖曳，罔所安頓。既而微醺，漸不自持，笑顧麗人，兜搭與語。美人輒笑避。白令度曲侑觴。一衣絳綃者，引爵向客，便即筵前，宛轉清歌。諸麗者笙管放曹，嗚嗚雜和。既闕，一衣翠裳者，亦酌亦歌。尚有一紫衣人，與一淡白軟綃者，吃吃笑，暗中互讓不肯前。白令一酌一唱。紫衣人便來把盞。生託接杯，戲撓纖腕。女笑失手，酒杯傾墮。白譙訶之。女拾杯含笑，俛首細語云：「冷如鬼手馨，強來捉人臂。」白大笑，罰令自歌且舞。舞已，衣淡白者又飛一觥。生辭不能釀。女捧酒有愧色，乃強飲之。細視四女，風致翩翩，無一非絕世者。遽謂主人曰：「人間尤物，僕求一而難之；君集群芳，能令我真個銷魂否？」白笑曰：「足下意中自有佳人，此何足當巨眼之顧？」生曰：「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。」白乃盡招諸女，俾自擇。生顛倒不能自決。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，遂使襍被奉客。既而衾枕之愛，極盡綢繆。生索贈，女脫金腕釧付之。忽童入曰：「仙凡路殊，君宜即去。」女急起遁去。生問主人，童曰：「早詣待漏，去時囑送客耳。」生悵然從之，復尋舊途。將及門，回視童子，不知何時已去。虎哮驟起，生驚竄而去。望之無底，而足已奔墮。一驚而寤，則朝暾已紅。方將振衣，有物膩然墮褥間，視之，釧也。心益異之。由是前念灰冷，每欲尋赤松遊，而尚以胤續為憂。

過□餘月，晝寢方酣，夢紫衣姬自外至，懷中繡嬰兒曰：「此君骨肉。天上難留此物，敬持送君。」乃寢諸床，牽衣覆之，匆匆欲去。生強與為懼，乃曰：「前一度為合卺，今一度為永訣，百年夫婦，盡於此矣。君倘有志，或有見期。」生醒，見嬰兒臥襍褥間，繡以告母。母喜，傭媪哺之，取名夢仙。生於是使人告太史，身已將隱，令別擇良匹。太史不肯。生固以為辭。太史告女。女曰：「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，今改之，是二天也。」因以此意告生。生曰：「我不但無志於功名，兼絕情於燕好。所以不即入山者，徒以有老母在。」太史又以商女。女曰：「吳郎貧，我甘其藜藿；吳郎去，我事其姑嫜；定不他適。」使人三四返，迄無成謀，遂諷日備車馬妝奩，嬪於生家。生感其賢，敬愛臻至。女事姑孝，曲意承順，過貧家女。逾二年，母亡，女質奩作具，罔不盡禮。生曰：「得卿如此，吾何憂！顧念一人得道，拔宅飛昇。余將遠逝，一切付之於卿。」女坦然，殊不挽留。生遂去。女外理生計，內訓孤兒，井井有法。夢仙漸長，聰慧絕倫。□四歲，以神童領鄉薦；□五人翰林。每褒封，不知母姓氏，封葛母一人而已。值霜露之辰，輒問父所，母具告之。遂欲棄官往尋。母曰：「汝父出家，今已□有餘年，想已仙去，何處可尋？」後奉旨祭南岳，中途遇寇。窘急中，一道人仗劍入，寇盡披靡，圍始解。德之，餽以金，不受。出書一函，付囑曰：「余有故人，與大人同里，煩一致寒暄。」問：「何姓名？」答曰：「王林。」因憶村中無此名。道士曰：「草野微賤，貴官自不識耳。」臨行，出一金釧曰：「此閨閣物，道人拾此，無所用處，即以奉報。」視之，嵌鏤精絕。懷歸以授夫人。夫人愛之，命良工依式配造，終不及其精巧。遍問村中，並無王林其人者。私發其函，上云：「三年鸞鳳，分拆各天；葬母教子，端賴卿賢。無以報德，奉藥一丸；剖而

食之，可以成仙。」後書「琳娘夫人妝次」。讀畢，不解何人，持以告母。母執書以泣，曰：「此汝父家報也。琳，我小字。」始恍然悟「王林」為拆白謎也。悔恨不已。又以釧示母。母曰：「此汝母遺物。而翁在家時，嘗以相示。」又視丸，如豆大。喜曰：「我父仙人，啖此必能長生。」母不遽吞，受而藏之。會葛太史來視甥，女誦吳生書，便進丹藥為壽。太史剖而分食之。頃刻，精神煥發。太史時年七旬，龍鍾頗甚；忽覺筋力溢於膚革，遂棄輿而步，其行健速，家人盆息始能及焉。逾年，都城有回祿之災，火終日不熄。夜不敢寐，畢集庭中。見火勢拉雜，浸及鄰舍。一家徬徨，不知所計。忽夫人臂上金釧，戛然有聲，脫臂飛去。望之，大可數畝；團覆宅上，形如月闌；釧口降東南隅，歷歷可見。眾大愕。俄頃，火自西來，近闌則斜越而東。迨火勢既遠，竊意釧亡不可復得；忽見紅光乍斂，釧鏗然墮足下。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，左右前後，並為灰燼，獨吳第無恙，惟東南一小閣，化為烏有，即釧口漏覆處也。葛母年五□餘，或見之，猶似二□許人。

夜叉國

交州徐姓，泛海為賈。忽被大風吹去。開眼至一處，深山蒼莽。冀有居人，遂纜船而登，負糗腊焉。方入，見兩崖皆洞口，密如蜂房；內隱有人聲。至洞外，佇足一窺，中有夜叉二，牙森列戟，目閃雙燈，爪劈生鹿而食。驚散魂魄，急欲奔下；則夜叉已顧見之，輟食執入。二物相語，如鳥獸鳴，爭裂徐衣，似欲啗噉。徐大懼，取囊中糗糲，並牛脯進之。分啗甚美。復翻徐囊。徐搖手以示其無。夜叉怒，又執之。徐哀之曰：「釋我。我舟中有釜甑，可烹飪。」夜叉不解其語，仍怒。徐再與手語，夜叉似微解。從至舟，取具入洞，束薪燃火，煮其殘鹿，熟而獻之。二物噉之喜。夜以巨石杜門，似恐徐遁。徐曲體遙臥，深懼不免。天明，二物出，又杜之。少頃，攜一鹿來付徐。徐剝革，於深洞處流水，汲煮數釜。俄有數夜叉至，群集吞噉訖，共指釜，似嫌其小。過三四日，一夜叉負一大釜來，似人所常用者。於是群夜叉各致狼麋。既熟，呼徐同噉。居數日，夜叉漸與徐熟，出亦不施禁錮，聚處如家人。徐漸能察聲知意，輒效其音，為夜叉語。夜叉益悅，攜一雌來妻徐。徐初畏懼，莫敢伸；雌自開其股就徐，徐乃與交。雌大歡悅。每留肉餽徐，若琴瑟之好。一日，諸夜叉早起，項下各挂明珠一串，更番出門，若伺貴客狀。命徐多煮肉。徐以問雌，雌云：「此天壽節。」雌出謂眾夜叉曰：「徐郎無骨突子。」眾各摘其五，並付雌；雌又自解□枚；共得五□之數，以野芋為繩，穿挂徐項。徐視之，一珠可直百□金。俄頃俱出。徐煮肉畢，雌來邀去，云：「接天王。」至一大洞，廣闊數畝。中有石，滑平如几；四圍俱有石座；上一座蒙一豹革，餘皆以鹿。夜叉二三□輩，列坐滿中。少頃，大風揚塵，張皇都出。見一巨物來，亦類夜叉狀，竟奔入洞，踞坐鸞鶴。群隨入，東西列立，悉仰其首，以雙臂作□字交。大夜叉按頭點視，問：「臥眉山眾，盡於此乎？」群聞應之。顧徐曰：「此何來？」雌以「婿」對。眾又讚其烹調。即有二三夜叉，奔取熟肉陳几上。大夜叉掬啗盡飽，極贊嘉美，且責常供。又顧徐云：「骨突子何短？」眾白：「初來未備。」物於項上摘取珠串，脫□枚付之；俱大如指頂，圓如彈丸。雌急接，代徐穿挂，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。物乃去，躡風而行，其疾如飛。眾始享其餘食而散。居四年餘，雌忽產，一胎而生二雄一雌，皆人形，不類其母。眾夜叉皆喜其子，輒共拊弄。一日，皆出攫食，惟徐獨坐。忽別洞來一雌，欲與徐私，徐不肯。夜叉怒，撲徐踏地上。徐妻自外至，暴怒相搏，齧斷其耳。少頃，其雄亦歸，解釋令去。自此雌每守徐，動息不相離。又三年，子女俱能行步。徐輒教以人言，漸能語，啁啾之中，有人氣焉。雖童也，而奔山如履坦途。與徐依依有父子意。一日，雌與一子一女出，半日不歸。而北風大作。徐惘然念故鄉；攜子至海岸，見故舟猶存，謀與同歸。子欲告母，徐止之。父子登舟，一晝夜達交。至家，妻已醮。出珠二枚，售金盈兆，家頗豐。子取名彪。□四五歲，能舉百鈞，粗莽好鬥。交帥見而奇之，以為千總。值邊亂，所向有功。□八為副將。時一商泛海，亦遭風飄至臥眉。方登岸，見一少年，視之而驚。知為中國人，便問居里，商以告。少年曳入幽谷一小石洞，洞外皆叢棘；且囑勿出。去移時，挾鹿肉來啖商。自言：「父亦交人。」商問之，而知為徐，商在客中嘗識之。因曰：「我故人也。今其子為副將。」少年不解何名。商曰：「此中國之官名。」又問：「何以為官？」曰：「出則輿馬，入則高堂；上一呼而下百諾；見者側目視，側足立；此名為官。」少年甚欽動。商曰：「既尊君在交，何久淹此？」少年以情告。商勸南旋。曰：「余亦常作是念。但母非中國人，言貌殊異；且同類覺之，必見殘害；用是輾轉。」乃出曰：「待北風起，我來送汝行。煩於父兄處，寄一耗問。」商伏洞中幾半年。時自棘中外窺，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；大懼，不敢少動。

一日，北風策策，少年忽至，引與急竄。囑曰：「所言勿忘卻。」商應之。又以肉置几上，商乃歸。徑抵交，達副總府，備述所見。彪聞而悲，欲往尋之。父慮海濤妖藪，險惡難犯，力阻之。彪撫膺痛哭，父不能止。乃告交帥，攜兩兵至海內。逆風阻舟，擺簸海中者半月。四望無涯，咫尺迷悶，無從辨其南北。忽而湧波接漢，乘舟傾覆。彪落海中，逐浪浮沉。久之，被一物曳去；至一處，竟有舍宇。彪視之，一物如夜叉狀。彪乃作夜叉語。夜叉驚訊之，彪乃告以所往。夜叉喜曰：「臥眉，我故里也。唐突可罪！君離故道已八千里。此去為毒龍國，向臥眉非路。」乃覓舟來送彪。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，瞬息千里，過一宵，已達北岸。見一少年，臨流瞻望。彪知山無人類，疑是弟；近之，果弟。因執手哭。既而問母及妹，並云健安。彪欲偕往，弟止之，倉忙便去。回謝夜叉，則已去。未幾，母妹俱至，見彪俱哭。彪告其意。母曰：「恐去為人所凌。」彪曰：「兒在中國甚榮貴，人不敢欺。」歸計已決，苦逆風難度。母子方徬徨間，忽見布帆南動，其聲瑟瑟。彪喜曰：「天助吾也！」相繼登舟，波如箭激；三日抵岸，見者皆奔。彪向三人脫分袍袴。抵家，母夜叉見翁怒罵，恨其不謀。徐謝過不遑。家人拜見家主母，無不戰慄。彪勸母學作華言，教錦，厭梁肉，乃大欣慰。母女皆男兒裝，類滿制。數月稍辨語言。弟妹亦漸白皙。弟曰豹，妹曰夜兒，俱強有力。彪恥不知書，弟讀。豹最慧，經史一過輒了。又不欲操儒業；仍使挽強弩，馳駟馬，登武進士第。聘阿游擊女。夜兒以異種，無與為婚。會標下袁守備失偶，強妻之。夜兒開百石弓，百餘步射小鳥，無虛落。袁每征，輒與妻俱。歷任同知將軍，奇勳半出於閨門。豹三□四歲挂印。母嘗從之南征，每臨巨敵，輒擐甲執銳，為子接應，見者莫不辟易。詔封男爵。豹代母疏辭，封夫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夜叉夫人，亦所罕聞，然細思之而不罕也；家家床頭有個夜叉在。」

小髻

長山居民某，暇居，輒有短客來，久與扳談。素不識其生平，頗注疑念。客曰：「三數日，將便徙居，與君比鄰矣。」過四五日，又曰：「今已同里，且晚可以承教。」問：「喬居何所？」亦不詳告，但以手北指。自是，日輒一來，時向人假器具；或吝不與，則自失之。群疑其狐。村北有古冢，陷不可測，意必居此。共操兵杖往。伏聽之，久無少異。一更向盡，聞穴中戢戢然，似數□百人作耳語。眾寂不動。俄而尺許小人，連連而出，至不可數。眾譟起，並擊之。杖杖皆火，瞬息四散。惟遺一小髻，如胡桃壳然，紗飾而金線。嗅之，騷臭不可言。

西僧

西僧自西域來，一赴五臺，一卓錫泰山。其服色言貌，俱與中國殊異。自言：「歷火燄山，山重重，氣熏騰若爐灶。凡行必於雨後，心凝目注，輕蹟步履之；悞蹴山石，則飛燄騰灼焉。又經流沙河，河中有水晶山，峭壁插天際，四面瑩澈，似無所隔。又有隘，可容單車；二龍交角對口，把守之。過者先拜龍；龍許過，則口角自開。龍色白，鱗鬣皆如晶然。」僧言：「途中歷□八寒暑矣。離西土者□有二人，至中國僅存其二。西土傳中國名山四：一泰山，一華山，一五臺，一落伽也。相傳山上遍地皆黃金，觀音、文殊猶生。能至其處，則身便是佛，長生不死。」聽其所言狀，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。尚有西游人，與東渡者中途相值，各述

所有，當必相視失笑，兩免跋涉矣。

老饕

邢德，澤州人，綠林之傑也。能挽強弩，發連矢，稱一時絕技。而生平落拓，不利營謀，出門輒虧其貲。兩京大賈，往往喜與邢俱，途中恃以無恐。會冬初，有二三估客，薄假以貲，邀同販鬻；邢復自罄其囊，將并居貨。有友善卜，因詣之。友占曰：「此爻為『悔』，所操之業，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。」邢不樂，欲中止；而諸客強速之行。至都，果符所占。臘將半，匹馬出都門。自念新歲無貲，倍益快悶。時晨霧濛濛，暫趨臨路店，解裝覓飲。見一頰白叟，共兩少年，酌北牖下。一僮侍，黃髮蓬蓬然。邢於南座，對叟休止。僮行觴，悞翻祥具，污叟衣。少年怒，立摘其耳。捧巾持帨，代叟揩拭。既見僮手拇俱有鐵箭環，厚半寸；每一環，約重二兩餘。食已，叟命少年，於革囊中，探出鐵物，堆纒几上，稱秤握算，可飲數杯時，始緘裹完好。少年於櫃中牽一黑跛騾來，扶叟乘之；僮亦跨羸馬相從，出門去。兩少年各腰弓矢，捉馬俱出。邢窺多金，窮睛旁睨，饑焰若炙。輟飲，急尾之。視叟與僮猶款段於前，乃下道斜馳出叟前，緊啣關弓，怒相向。叟俯脫左足靴，微笑云：「而不識得老饕也？」邢滿引一矢去。叟仰臥鞍上，伸其足，開兩指如筍，夾矢住。笑曰：「技但止此，何須而翁手敵？」邢怒，出其絕技，一矢剛發，後矢繼至。叟手掇一，似未防其連珠；後矢直貫其口，踣然而墮，啣矢僵眠。僮亦下。邢喜，謂其已斃，近臨之。叟吐矢躍起，鼓掌曰：「初會面，何便作此惡劇？」邢大驚，馬亦駭逸。以此知叟異，不敢復返。走三四里，值方面綱紀，囊物赴都；要取之，略可千金，意氣始得揚。方疾驚間，聞後有蹄聲；回首，則僮易跛騾來，駛若飛。叱曰：「男子勿行！獵取之貨，宜少瓜分。」邢曰：「汝識『連珠箭邢某』否？」僮云：「適已承教矣。」邢以僮貌不揚，又無弓矢，易之。一發三矢，連連不斷，如群隼飛翔。僮殊不忙迫，手接二，口啣一。笑曰：「如此技藝，辱罵煞人！乃翁德遽，未暇尋得弓來；此物亦無用處，請即擲還。」遂於指上脫鐵環，穿矢其中，以手力擲，嗚嗚風鳴。邢急撥以弓；弦適觸鐵環，鏗然斷絕，弓亦綻裂。邢驚絕。未及颯避，矢過貫耳，不覺翻墜。僮下騎，便將搜括。邢以弓臥撻之。僮奪弓去，拗折為兩；又折為四，拋置之。已，乃一手握邢兩臂，一足踏邢兩股；臂若縛，股若壓，極力不能少動。腰中束帶雙疊，可聯三指許；僅以一手捏之，隨手斷如灰燼。取金已，乃超乘，作一舉手，致聲「孟浪」，霍然逕去。邢歸，卒為善士。每向人述往事不諱。此與劉東山事蓋彷彿焉。

連城

喬生，晉寧人。少負才名。年二□餘，猶偃蹇。為人有肝膽。與顧生善；顧卒，時卹其妻子。邑宰以文相契重；宰終於任，家口淹滯不能歸，生破產扶柩，往返二千餘里。以故士林益重之，而家由此益替。史孝廉有女，字連城，工刺繡，知書。父嬌愛之。出所刺「倦繡圖」，徵少年題詠，意在擇婿。生獻詩云：「慵鬟高髻綠婆娑，早向蘭窗繡碧荷；刺到鴛鴦魂欲斷，暗停針線蹙雙蛾。」又贊挑繡之工云：「繡線挑來似寫生，幅中花鳥自天成；當年織錦非長技，倖把迴文感聖明。」女得詩喜，對父稱賞。父貧之。女逢人輒稱道；又遭媪矯父命，贈金以助燈火。生歎曰：「連城我知己也！」傾懷結想，如飢思啗。無何，女許字於饒賈之子王化成，生始絕望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。未幾，女病瘵，沈痼不起。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；但須男子膺肉一錢，搗合藥屑。史使人詣王家告媪。媪笑曰：「癡老翁，欲我剝心頭肉也！」使返，史乃言於人曰：「有能割肉者妻之。」生聞而往，自出白刃，剖膺授僧。血濡袍袴，僧敷藥始止。合藥三丸。三日服盡，疾若失。史將踐其言，先告王。王怒，欲訟官。史乃設筵招生，以千金列几上，曰：「重負大德，請以相報。」因具白背盟之由。生佛然曰：「僕所以不愛膺肉者，聊以報知己耳，豈貨肉哉！」拂袖而歸。女聞之，意良不忍，託媪慰諭之。且云：「以彼才華，當不久落。天下何患無佳人？我夢不祥，三年必死，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。」生告媪曰：「『士為知己者死』，不以色也。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，但得真知我，不諧何害？」媪代女郎矢誠自剖。生曰：「果爾，相逢時，當為我一笑，死無憾！」媪既去，逾數日，生偶出，遇女自叔氏歸，睨之。女秋波轉顧，啟齒嫣然。生大喜曰：「連城真知我者！」會王氏來議吉期，女前症又作，數月尋死。生往臨弔，一痛而絕。史舁送其家。生自知已死，亦無所戚。出村去，猶冀一見連城。遙望南北一道，行人連緒如蟻，因亦混身雜跡其中。俄頃，人一廨署，值顧生，驚問：「君何得來？」即把手將送令歸。生太息，言：「心事殊未了。」顧曰：「僕在此典牘，頗得委任。尚可效力，不惜也。」生問連城。顧即導生旋轉多所，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，淚睫慘黛，藉坐廊隅。見生至，驟起似喜，略問所來。生曰：「卿死，僕何敢生！」連城泣曰：「如此負義人，尚不吐棄之，身殉何為？然已不能許君今生，願矢來世耳。」生告顧曰：「有事君自去，僕樂死不願生矣。但煩惱連城託生何里，行與俱去耳。」顧諾而去。白衣女郎問生何人，連城為緬述之。女郎聞之，若不勝悲。連城告生曰：「此妾同姓，小字賓娘，長沙史太守女。一路同來，遂相憐愛。」生視之，意態憐人。方欲研問，而顧已返，向生賀曰：「我為君平章已確，即教小娘子從君返魂，好否？」兩人各喜。方將拜別，賓娘大哭曰：「姊去，我安歸？乞垂憐救，妾為姊捧帨耳。」連城淒然，無所為計，轉謀生。生又哀顧。顧難之，峻辭以為不可。生固強之。乃曰：「試妄為之。」去食頃而返，搖手曰：「何如！誠萬分不能為力矣！」賓娘聞之，宛轉嬌啼，惟依連城肘下，恐其即去。慘怛無術，相對默默；而睹其愁顏戚容，使人肺腑酸柔。顧生憤然曰：「請攜賓娘去。脫有怨尤，小生拚身受之！」賓娘乃喜，從生出。生憂其道遠無侶。賓娘曰：「妾從君去，不願歸也。」生曰：「卿大癡矣！不歸，何以得活也？他日至湖南，勿復走避，為幸多矣。」適有兩媪攝牒赴長沙，生屬賓娘，泣別而去。途中，連城行蹇緩，里餘輒一息；凡□餘息，始見里門。連城曰：「重生後，懼有反覆。請索妾骸骨來，妾以君家生，當無悔也。」生然之。偕歸生家。女惕惕若不能步，生行待之。女曰：「妾至此，四肢搖搖，似無所主。志恐不遂，尚宜審謀，不然，生後何能自由？」相將入側廂中。嘿定少時，連城笑曰：「君憎妾耶？」生驚問其故。赧然曰：「恐事不諧，重負君矣。請先以鬼報也。」生喜，極盡懽懽。因徘徊不敢遽出，寄廂中者三日。連城曰：「諺有之：『醜婦終須見姑嫜。』戚戚於此，終非久計。」乃促生入。纔至靈寢，豁然頓蘇。家人驚異，進以湯水。生乃使人要史來，請得連城之尸，自言能活之。史喜，從其言。方舁入室，視之已醒。告父曰：「兒已委身喬郎矣，更無歸理。如有變動，但仍一死！」史歸，遣婢往役給奉。王聞，具詞申理。官受賂，判歸王。生憤懣欲死，亦無奈之。連城至王家，忿不飲食，惟乞速死。室無人，則帶懸梁上。越日，益憊，殆將奄逝。王懼，送歸史。史復舁歸生。王知之，亦無如何，遂安焉。連城起，每念賓娘，欲遣信探之，以道遠而艱於往。一日，家人進曰：「門有車馬。」夫婦出視，則賓娘已至庭中矣。相見悲喜。太守親詣送女，生延入。太守曰：「小女子賴君復生，誓不他適，今從其志。」生叩謝如禮。孝廉亦至，敘宗好焉。生名年，字大年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笑之知，許之以身，世人或議其癡；彼田橫五百人，豈盡愚哉。此知希之貴，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己也。顧茫茫海內，遂使錦繡才人，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。悲夫！」

霍生

文登霍生，與嚴生少相狎，長相謔也。口給交樂，惟恐不工。霍有鄰嫗，曾與嚴妻導產。偶與霍婦語，言其私處有兩贅疣。婦以告霍。霍與同黨者謀，窺嚴將至，故竊語云：「某妻與我最昵。」眾故不信。霍因捏造端末，且云：「如不信，其陰側有雙疣。」嚴止窗外，聽之既悉，不入逕去。至家，苦掠其妻；妻不服，撈益殘。妻不堪虐，自經死。霍始大悔，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。嚴妻既死，其鬼夜哭，舉家不得寧焉。無何，嚴暴卒，鬼乃不哭。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：「我死得良苦，汝夫妻何得歡樂

耶！」既醒而病，數日尋卒。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，以掌批其吻。驚而寤，覺脣際隱痛，捫之高起，三日而成雙疣，遂為痼疾。不敢大言笑；啟吻太驟，則痛不可忍。

異史氏曰：「死能為厲，其氣冤也。私病加於脣吻，神而近於戲矣。」

邑王氏與同窗某狎。其妻歸寧，王知其驢善驚，先伏叢莽中，伺婦至，暴出；驢驚婦墮，惟一僮從，不能扶婦乘。王乃殷勤抱控甚至，婦亦不識誰何。王揚揚以此得意，謂僮逐驢去，因得私其婦於莽中，述袒袴履甚悉。某聞，大慚而去。少間，自窗隙中，見某一手握刀，一手捉妻來，意甚怒惡。大懼，踰垣而逃。某從之。追二三里地，不及，始返。王盡力極奔，肺葉開張，以是得吼疾，數年不愈焉。

汪士秀

汪士秀，廬州人。剛勇有力，能舉石舂。父子善蹴鞠。父四□餘，過錢塘沒焉。積八九年，汪以故詣湖南，夜泊洞庭。時望月東升，澄江如練。方眺矚間，忽有五人自湖中出，攜大席，平鋪水面，略可半畝。紛陳酒饌，饌器磨觸作響，然聲溫厚，不類陶瓦。已而三人踐席坐，二人侍飲。坐者一衣黃，二衣白；頭上巾皆皂色，峩峩然下連肩背，制絕奇古，而月色微茫，不甚可晰。侍者俱褐衣；其一似童，其一似叟也。但聞黃衣人曰：「今夜月色大佳，足供快飲。」白衣者曰：「此夕風景，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。」三人互勸，引釀競浮白。但語略小，即不可聞。舟人隱伏，不敢動息。汪細審侍者叟，酷類父；而聽其言，又非父聲。二漏將殘，忽一人曰：「趁此明月，宜一擊毬為樂。」即見僮汲水中，取一圓出，大可盈抱，中如水銀滿貯，表裏通明。坐者盡起。黃衣人呼叟共蹴之。蹴起丈餘，光搖搖射人眼。俄而□然遠起，飛墮舟中。汪投擲，極力踏去，覺異常輕軟。踏猛似破，騰尋丈；中有漏光，下射如虹，雖然疾落；又如經天之彗，直投水中，滾滾作沸泡聲而滅。席中共怒曰：「何物生人，敗我清興！」叟笑曰：「不惡不惡，此吾家流星拐也。」白衣人嗔其語戲，怒曰：「都方厭惱，老奴何得作權？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；不然，脛股當有椎喫也！」汪計無所逃，即亦不畏，捉刀立舟中。倏見僮叟操兵來。汪注視，真其父也。疾呼：「阿翁！兒在此。」叟大駭，相顧悽斷。僮即反身去。叟曰：「兒急作匿，不然都死矣。」言未已，三人忽已登舟。面皆漆黑，睛大於榴。攫叟出。汪力與奪，搖舟斷纜。汪以刀截其臂落，黃衣者乃逃。一白衣人奔汪；汪刺其顛，墮水有聲，闕然俱沒。方謀夜渡，旋見巨喙出水面，深若井。四面湖水奔注，砰砰作響。俄一噴湧，則浪接星斗，萬舟簸盪。湖人大恐。舟上有石鼓二，皆重百斤。汪舉一以投，激水雷鳴，浪漸消；又投其一，風波悉平。汪疑父為鬼。叟曰：「我固未嘗死也。溺江者□九人，皆為妖物所食；我以踢圓得全。物得罪於錢塘君，故移避洞庭耳。三人魚精，所蹴魚胞也。」父子聚喜，中夜擊棹而去。天明，見舟中有魚翅，徑四五尺許，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。

商三官

故諸葛城，有商士禹者，士人也。以醉謔忤邑豪。豪嗾家奴亂捶之。昇歸而死。禹二子，長曰臣，次曰禮。一女曰三官，年□六；出閨有期，以父故不果。兩兄出訟，經歲不得結。婿家遣人參母，請從權畢姻事。母將許之。女進曰：「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？彼獨無父母乎？」婿家聞之，慚而止。無何，兩兄訟不得直，負屈歸。舉家悲憤。兄弟謀留父尸，張再訟之本。三官曰：「人被殺而不理，時事可知矣。天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？骨骸暴露，於心何忍矣。」二兄服其言，乃葬父。葬已，三官夜遁，不知所往。母慚作，唯恐婿家知，不敢告族黨，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。幾半年，杳不可尋。會豪誕辰，招優為戲。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投。其一王成，姿容平等，而音詞清徹，群贊賞焉。其一李玉，貌韶秀如好女。呼令歌，辭以不稔；強之，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謠，合座為之鼓掌。孫大慚，白主人：「此子從學未久，祇解行觴耳。幸勿罪責。」即命行酒。玉往來給奉，善觀主人意向。豪悅之。酒闌人散，留與同寢。玉代豪拂榻解履，殷勤周至。醉語狎之，但有展笑。豪惑益甚，盡遣諸僕去，獨留玉。玉伺諸僕去，闔扉下鍵焉。諸僕就別室飲。移時，聞廳事中格格有聲。一僕往覘之，見室內冥黑，寂不聞聲。行將旋踵，忽有響聲甚厲，如懸重物而斷其索。亟問之，並無應者。呼眾排闥入，則主人身首兩斷；玉自經死，繩絕墮地上，梁間頸際，殘綆儼然。眾大駭，傳告內闈，群集莫解。眾移玉尸於庭，覺其襪履，虛若無足；解之，則素烏如鉤，蓋女子也。益駭。呼孫淳詰之。淳駭極，不知所對。但云：「玉月前投作弟子，願從壽主人，實不知從來。」以其服凶，疑是商家刺客。暫以二人邏守之。女貌如生；撫之，肢體溫軟。二人竊謀淫之。一人抱尸轉側，方將緩其結束，忽腦如物擊，口血暴注，頃刻已死。其一大驚，告眾。眾敬若神明焉。且以告郡。郡官問臣及禮，並言：「不知。但妹亡去，已半載矣。」俾往驗視，果三官。官奇之，判二兄領葬，赦豪家勿仇。

異史氏曰：「家有女豫讓而不知，則兄之為丈夫者可知矣。然三官之為人，即蕭蕭易水，亦將羞而不流；況碌碌與世浮沉者耶！願天下閨中人，買絲繡之，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。」

于江

鄉民于江，父宿田間，為狼所食。江時年□六，得父遺履，悲恨欲死。夜俟母寢，潛持鐵槌去，眠父所，冀報父仇。少間，一狼來，逡巡嗅之。江不動。無何，搖尾掃其額，又漸俯首舐其股。江迄不動。既而懼躍直前，將斃其領。江急以錘擊狼腦，立斃。起置草中。少間，又一狼來，如前狀。又斃之。以至中夜，杳無至者。忽小睡，夢父曰：「殺二物，足洩我恨。然首殺我者，其鼻白；此都非是。」江醒，堅臥以伺之。既明，無所復得。欲曳狼歸，恐驚母，遂投諸智井而歸。至夜復往，亦無至者。如此三四夜。忽一狼來齧其足，曳之以行。行數步，棘刺肉，石傷膚。江若死者。狼乃置之地上，意將斃腹。江驟起錘之，仆；又連錘之，斃。細視之，真白鼻也。大喜，負之以歸，始告母。母泣從去，探智井，得二狼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農家者流，乃有此英物耶？義烈發於血誠，非直勇也。智亦異焉。」

小二

滕邑趙旺，夫妻奉佛，不茹葷血，鄉中有「善人」之目。家稱小有。一女小二，絕慧美。趙珍愛之。年六歲，使與兄長春，並從師讀，凡五年而熟五經焉。同窗丁生，字紫陌，長於女三歲，文采風流，頗相傾愛。私以意告母，求婚趙氏。趙期以女字大家，故弗許。未幾，趙惑於白蓮教；徐鴻儒既反，一家俱陷為賊。小二知書善解，凡紙兵豆馬之術，一見輒精。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，惟二稱最，因得盡傳其術。趙以女故，大得委任。時丁年□八，游滕泮矣，而不肯論婚，意不忘小二也。潛亡去，投徐麾下。女見之喜，優禮逾於常格。女以徐高足，主軍務；晝夜出入，父母不得聞。丁每宵見，嘗斥絕諸役，輒至三漏。丁私告曰：「小生此來，卿知區區之意否？」女云：「不知。」丁曰：「我非妄意攀龍，所以故，實為卿耳。左道無濟，止取滅亡，卿慧人，不念此乎？能從我亡，則寸心誠不負矣。」女憮然為問，豁然夢覺，曰：「背親而行，不義，請告。」二人入陳利害，趙不悟，曰：「我師神人，豈有舛錯？」女知不可諫，乃易髻而髻。出二紙鳶，與丁各跨其一；鳶肅肅展翼，似鸚鵡之鳥，比翼而飛。質明，抵萊蕪界。女以指撥鳶項，忽即斂墮。遂收鳶；更以雙衛，馳至山陰里，託為避亂者，僦屋而居。二人草草出，蓄於裝，薪儲不給。丁甚

憂之。假粟比舍，莫肯貸以升斗。女無愁容，但質簪珥。閉門靜對，猜燈謎，憶亡書，以是角低昂；負者，駢二指擊腕臂焉。西鄰翁姓，綠林之雄也。一日，獵歸。女曰：「富以其鄰，我何憂？暫假千金，其與我乎！」丁以為難。女曰：「我將使彼樂輸也。」乃剪紙作判官狀，置地下，覆以雞籠。然後握丁登榻，煮藏酒，檢周禮為觴政：任言是某冊第幾葉，第幾人，即共翻閱。其人得食傍、水傍、酉傍者飲；得酒部者倍之。既而女適得「酒人」，丁以巨觥引滿促釀。女乃祝曰：「若借得金來，君當得飲部。」丁翻卷，得「驚人」。女大笑曰：「事已諧矣！」滴漉授爵。丁不服。女曰：「君是水族，宜作驚飲。」方喧嘩所，聞籠中戛戛。女起曰：「至矣。」啟籠驗視，則布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。丁不勝愕喜。後翁家媪抱兒來戲，竊言：「主人初歸，篝燈夜坐。地忽暴裂，深不可底。一判官自內出，言：『我地府司隸也。太山帝君會諸冥曹，造暴客惡錄，須銀燈千架，架計重□兩；施百架，則消滅罪愆。』主人駭懼，焚香叩禱，奉以千金。判官荏苒而入，地亦遂合。」夫妻聽其言，故嘖嘖詫異之。而從此漸購牛馬，蓄廝婢，自營宅第。里無賴子窺其富，糾諸不逞，踰垣劫丁。丁夫婦始自夢中醒，則編菅蕪照，寇集滿屋。二人執丁；又一人探手女懷。女袒而起，戟指而呵曰：「止，止！」盜□三人，皆吐舌呆立，癡若木偶。女始著袴下榻；呼集家人，一一反接其臂，逼令供吐明悉。乃責之曰：「遠方人埋頭澗谷，冀得相扶持；何不仁至此！緩急人所時有，窘急者不妨明告，我豈積殖自封者哉？豺狼之行，本合盡誅；但吾所不忍，姑釋去，再犯不宥！」諸盜叩謝而去。居無何，鴻儒就擒，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；生贖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。兒時三歲，養為己出，使從姓丁，名之承祧。於是里中人漸知為白蓮教戚裔。適蝗害稼，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，蝗遠避，不入其隴，以是得無恙。里人共嫉之，群首於官，以為鴻儒餘黨。官瞰其富，肉視之，收丁。丁以重賂啗令，始得免。女曰：「貨殖之來也苟，固宜有散亡。然蛇蝎之鄉，不可久居。」因賤售其業而去之，止於益都之西鄙。女為人靈巧，善居積，經紀過於男子。嘗開琉璃廠，每進工人而指點之，一切碁燈，其奇式幻采，諸肆莫能及，以故直昂得速售。居數年，財益稱雄。而女督課婢僕嚴，食指數百無冗口。暇輒與丁烹茗著棋，或觀書史為樂。錢穀出入，以及婢僕業，凡五日一課；女自持籌，丁為之點籍唱名數焉。勤者賞資有差；惰者鞭撻罰膝立。是日給假不夜作，夫妻設肴酒，呼婢輩度俚曲為笑。女明察如神，人無敢欺。而賞輒浮於其勞，故事易辦。村中二百餘家，凡貧者俱量給資本，鄉以此無游惰。值大旱，女令村人設壇於野，乘輿夜出，禹步作法，甘霖傾注，五里內悉獲霑足。人益神之。女出未嘗障面，村人皆見之。或少年群居，私議其美；及觀面逢之，俱肅肅無敢仰視者。每秋日，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，授以錢，使采茶薊，幾二□年，積滿樓屋。人竊非笑之。會山左大饑，人相食；女乃出菜，雜粟贍饑者，近村賴以全活，無逃亡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二所為，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然非一言之悟，駢死已久。由是觀之，世抱非常之才，而誤入匪僻以死者，當亦不少。焉知同學六人中，遂無其人乎？使人恨不遇丁生耳。」

庚娘

金大用，中州舊家子也。聘尤太守女，字庚娘，麗而賢。述好甚敦。以流寇之亂，家人離邊。金攜家南竄。途遇少年，亦偕妻以逃者，自言廣陵王□八，願為前驅。金喜，行止與俱。至河上，女隱告金曰：「勿與少年同舟。彼屢顧我，目動而色變，中叵測也。」金諾之。王殷勤，覓巨舟，代金運裝，劬勞臻至。金不忍卻。又念其攜有少婦，應亦無他。婦與庚娘同居，意度亦頗溫婉。王坐缸頭上，與櫓人傾語，似甚熟識戚好。未幾，日落，水程迢遞，漫漫不辨南北。金四顧幽險，頗涉疑怪。頃之，皎月初升，見彌望皆蘆葦。既泊，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。乃乘間擠金入水。金父見之，欲號。舟人以篙築之，亦溺。生母聞聲出窺，又築溺之。王始喊救。母出時，庚娘在後，已微窺之。既聞一家盡溺，即亦不驚。但哭曰：「翁姑俱沒，我安適歸！」王入勸：「娘子勿憂，請從我至金陵。家中田廬，頗足贍給，保無虞也。」女收涕曰：「得如此，願亦足矣。」王大悅，給奉良殷。既暮，曳女求懼。女託體舫，王乃就婦宿。初更既盡，夫婦喧競，不知何由。但聞婦曰：「若所為，雷霆恐碎汝顛矣！」王乃擲婦。婦呼云：「便死休！誠不願為殺人賊婦！」王吼怒，猝婦出。便聞骨董一聲，遂譁言婦溺矣。未幾，抵金陵，導庚娘至家，登堂見媪。媪訝非故婦。王言：「婦墮水死，新娶此耳。」歸房，又欲犯之。庚娘笑曰：「三□許男子，尚未經人道耶？市兒初合盞，亦須一杯薄漿酒；汝家沃饒，當即不難。清醒相對，是何體段？」王喜，具酒對酌。庚娘執爵，勸酬殷懇。王漸醉，辭不飲。庚娘引巨碗，強媚勸之。王不忍拒，又飲之。於是酣醉，裸脫促寢。庚娘撤器滅燭，託言溲溺。出房，以刀入，暗中以手索王項，王猶捉臂作呢聲。庚娘力切之，不死，號而起；又揮之，始殮。媪彷彿有聞，趨問之。女亦殺之。王弟□九覺焉。庚娘知不免，急自刎。刀鈍不可入，啟戶而奔。□九逐之，已投池中矣。呼告居人，救之已死，色麗如生。共驗王尸，見窗上一函，開視，則女備述其冤狀。群以為烈，謀斂貨作殯。天明，集視者數千人；見其容，皆朝拜之。終日間，得金百，於是葬諸南郊。好事者，為之珠冠袍服，瘞藏豐滿焉。初，金生之溺也，浮片板上，得不死。將曉，至淮上，為小舟所救。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。金既蘇，詣翁申謝。翁優厚之。留教其子。金以不知親耗，將往探訪，故不決。俄曰：「撈得死叟及媪。」金疑是父母，奔驗果然。翁代營棺木。生方哀慟，又白：「拯一溺婦，自言金生其夫。」生揮涕驚出，女子已至，殊非庚娘，乃王□八婦也。向金大哭，請勿相棄。金曰：「我方寸已亂，何暇謀人？」婦益悲。尹得其故，喜為天報，勸金納婦。金以居喪為辭，且將復仇，懼細弱作累。婦曰：「如君言，脫庚娘猶在，將以報仇居喪去之耶？」翁以其言善，請暫代收養，金乃許之。卜葬翁媪，婦緘經哭泣，如喪翁姑。既葬，金懷刀托鉢，將赴廣陵。婦止之曰：「妾唐氏，祖居金陵，與豺子同鄉。前言廣陵者，詐也。且江湖水寇，半伊同黨，仇不能復，祇取禍耳。」金徘徊不知所謀。忽傳女子誅仇事，洋溢河渠，姓名甚悉。金聞之一快，然益悲。辭婦曰：「幸不污辱。家有烈婦如此，何忍負心再娶？」婦以業有成說，不肯中離，願自居於媵妾。會有副將軍袁公，與尹有舊，適將西發，過尹；見生，大相知愛，請為記室。無何，流寇犯順，袁有大勳；金以參機務，敘勞，授游擊以歸。夫婦始成合盞之禮。居數日，攜婦詣金陵，將以展庚娘之墓。暫過鎮江，欲登金山。漾舟中流，欸一艇過，中有一嫗及少婦，怪少婦頗類庚娘。舟疾過，婦自窗中窺金，神情益肖。驚疑不敢追問，急呼曰：「看群鴨兒飛上天耶！」少婦聞之，亦呼云：「饑獨兒欲喫貓子腥耶！」蓋當年閩中之隱諺也。金大驚，返棹近之，真庚娘。青衣扶過舟，相抱哀哭，傷感行旅。唐氏以嫡禮見庚娘。庚娘驚問，金始備述其由。庚娘執手曰：「同舟一話，心常不忘，不圖吳越一家矣。蒙代葬翁姑，所當首謝，何以此禮相向？」乃以齒序，唐少庚娘一歲，妹之。先是，庚娘既葬，自不知歷幾春秋。忽一人呼曰：「庚娘，汝夫不死，尚當重圓。」遂如夢醒。捫之，四面皆壁，始悟身死已葬。祇覺悶悶，亦無所苦。有惡少窺其葬具豐美，發家破棺，方將搜括，見庚娘猶活，相共駭懼。庚娘恐其害己，哀之曰：「幸汝輩來，使我得睹天日。頭上簪珥，悉將去。願鬻我為尼，更可少得直。我亦不洩也。」盜稽首曰：「娘子貞烈，神人共欽。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，作此不仁。但無漏言幸矣，何敢鬻作尼！」庚娘曰：「此我自樂之。」又一盜曰：「鎮江耿夫人，寡而無子，若見娘子，必大喜。」庚娘謝之。自拔珠飾，悉付盜。盜不敢受；固與之，乃共拜受。遂載去，至耿夫人家，託言風所迷。耿夫人，巨家，寡媪自度。見庚娘大喜，以為己出。適母子自金山歸也。庚娘緬述其故。金乃登舟拜母，母款之若婿。邀至家，留數日始歸。後往來不絕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大變當前，淫者生之，貞者死焉。生者裂人背，死者雪人涕耳。至如談笑不驚，手刃仇讐，千古烈丈夫中，豈多匹儔哉！誰謂女子，遂不可比蹤彥雲也？」

宮夢弼

柳芳華，保定人。財雄一鄉，慷慨好客，座上常百人。急人之急，千金不靳。賓友假貸常不還。惟一客宮夢弼，陝人，生平無所乞請。每至，輒經歲。詞旨清灑，柳與寢處時最多。柳子名和，時總角，叔之。宮亦喜與和戲。每和白塾歸，輒與發貼地磚，埋

石子偽作埋金為笑。屋五架，掘藏幾遍。眾笑其行稚，而和獨悅愛之，尤較諸客呢。後□餘年，家漸虛，不能供多客之求，於是客漸稀；然□數人徹宵談讌，猶是常也。年既暮，日益落，尚割畝得直，以備雞黍。和亦揮霍，學父結小友，柳不之禁。無何，柳病卒，至無以治凶具。宮乃自出囊金，為柳經紀。和益德之。事無大小，悉委宮叔。宮時自外人，必袖瓦礫，至室則拋擲暗處，更不解其何意。和每對宮憂貧。宮曰：「子不知作苦之難。無論無金；即授汝千金，可立盡也。男子患不自立，何患貧？」

一日，辭欲歸。和泣囑速返，宮諾之，遂去。和貧不自給，典質漸空。日望宮至，以為經理，而宮滅跡匿影，去如黃鶴矣。先是，柳生時，為和論親於無極黃氏，素封也。後聞柳貧，陰有悔心。柳卒，訃告之，即亦不弔；猶以道遠曲原之。和服除，母遭自詣岳所，定婚期，冀黃憐顧。比至，黃聞其衣履穿敝，斥門者不納。寄語云：「歸謀百金，可復來；不然，請自此絕。」和聞言痛哭。對門劉媪，憐而進之食，贈錢三百，慰令歸。母亦哀憤無策。因念舊客負欠者□常八九，俾擇富貴者求助焉。和曰：「昔之交我者為我財耳。使兒駟馬高車，假千金，亦即匪難；如此景象，誰猶念曩恩、憶故好耶？且父與人金貲，曾無契保，責負亦難憑也。」母故強之。和從教。

凡二□餘日，不能致一文；惟優人李四，舊受恩卹，聞其事，義贈一金。母子痛哭，自此絕望矣。黃女已及笄，聞父絕和，竊不直之。黃欲女別適。女泣曰：「柳郎非生而貧者也。使富倍他日，豈仇我者所能奪乎？今貧而棄之，不仁！」黃不悅，曲諭百端，女終不搖。翁媪並怒，且夕唾罵之，女亦安焉。無何，夜遭寇劫，黃夫婦炮烙幾死，家中席捲一空。荏苒三載，家益零替。有西賈聞女美，願以五□金致聘。黃利而許之，將強奪其志。女察知其謀，毀裝塗面，乘夜遁去，丐食於途。閱兩月，始達保定，訪和居址，直造其家。母以為乞人婦，故咄之。女嗚咽自陳。母把手泣曰：「兒何形骸至此耶！」女又慘然而告以故。母子俱哭。便為盥沐，顏色光澤，眉目煥映。母子俱喜。然家三口，日僅一啗。母泣曰：「吾母子固應爾；所憐者，負吾賢婦！」女笑慰之曰：「新婦在乞人中，稔其況味，今日視之，覺有天堂地獄之別。」母為解頤。女一日入閒舍中，見斷草叢叢，無隙地；漸入內室，塵埃積中，暗陋有物堆積，蹴之迂足，拾視皆朱提。驚走告和。和同往驗視，則宮往日所拋瓦礫，盡為白金。因念兒時常與瘞石室中，得毋皆金？而故第已典於東家。急贖歸。斷磚殘缺，所藏石子儼然露焉，頗覺失望；及發他磚，則燦燦皆白鏹也。頃刻間，數巨萬矣。由是贖田產，市奴僕，門庭華好過昔日。因自奮曰：「若不自立，負我宮叔！」刻志下帷，三年中鄉選。乃躬齎白金往酬劉媪。鮮衣射日；僕□餘輩，皆騎怒馬如龍。媪僅一屋，和便坐榻上。人譁馬騰，充溢里巷。黃翁自女失亡，西賈逼退聘財，業已耗去殆半，售居宅，始得償。以故困窘如和曩日。聞舊媪烜耀，閉戶自傷而已。媪沽酒備饌款和，因述女賢，且惜女遁。問和娶否。和曰：「娶矣。」食已，強媪往視新婦，載與俱歸。至家，女華妝出，群婢簇擁若仙。相見大駭，遂敘往舊，殷問父母起居。居數日，款洽優厚，製好衣，上下一新，始送令返。媪詣黃許報女耗，兼致存問。夫婦大驚。媪勸往投女，黃有難色。既而凍餒難堪，不得已如保定。既到門，見閑閤峻麗，閨人怒目張，終日不得通。一婦人出，黃溫色卑詞，告以姓氏，求暗達女知。少間，婦出，導入耳舍。曰：「娘子極欲一觀；然恐郎君知，尚候隙也。翁幾時來此？得毋饑否？」黃因訴所苦。婦人以酒一盛、饌二簋，出置黃前。又贈五金，曰：「郎君宴房中，娘子恐不得來。明且，宜早去，勿為郎聞。」黃諾之。早起趣裝，則管鑰未啟，止於門中，坐撲囊以待。忽譁主人出。黃將斂避，和已睹之，怪問誰何，家人悉無以應。和怒曰：「是必奸宄！可執赴有司。」眾應聲出，短綆繃繫樹間。黃慚懼不知置詞。未幾，昨夕婦出，跪曰：「是某舅氏。以前夕來晚，故未告主人。」和命釋縛。婦送出門，曰：「忘囑門者，遂致參差。娘子言：相思時，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，同劉媪來。」黃諾，歸述於媪。媪念女若渴，以告劉媪，媪果與俱至和家。凡啟□餘關，始達女所。女著帔頂髻，珠翠綺紈，散香氣撲人；嚶嚶一聲，大小婢媪，奔入滿側，移金椅床，置雙夾膝。慧婢淪茗；各以隱語道寒暄，相視淚笑。至晚，除室安二媪；裊褥溫栗，並昔年富時所未經。

居三五日，女意殷渥。媪輒引空處，泣白前非。女曰：「我子母有何過不忘；但郎忿不解，妨他聞也。」每和至，便走匿。一日，方促膝坐，和遽入，見之，怒詬曰：「何物村媪，敢引身與娘子接坐！宜撮鬚毛令盡！」劉媪急進曰：「此老身瓜葛，王嫂賣花者，幸勿罪責。」和乃上手謝過。即坐曰：「姥來數日，我大忙，未得展敘。黃家老畜產尚在否？」笑云：「都佳。但是貧不可過。官人大富貴，何不一念翁媪情也？」和擊桌曰：「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，更何得旋鄉土！今欲得而寢處之，何念焉！」言至忿際，輒頓足起罵。女恚曰：「彼即不仁，是我父母。我迢迢遠來，手皴瘃，足趾皆穿，亦自謂無負郎君；何乃對子罵父，使人難堪？」和始斂怒，起身去。黃媪愧喪無色，辭欲歸。女以二□金私付之。既歸，曠絕音問，女深以為念。和乃遣人招之。夫妻至，慚無以自容。和謝曰：「舊歲辱臨，又不明告，遂使開罪良多。」黃但唯唯。和為更易衣履。留月餘，黃心終不自安，數告歸。和遣白金百兩曰：「西賈五□金，我今倍之。」黃汗顏受之。和以輿馬送還，暮歲稱小豐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雍門泣後，朱履杳然，令人憤氣杜門，不欲復交一客。然良朋葬骨，化石成金，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。閨中人坐享高奉，儼然如嬪嬙，非貞異如黃卿，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？造物之不安降福澤也如是。」

鄉有富者，居積取盈，搜算入骨。窖鏹數百，惟恐人知，故衣敗絮、啗糠粃以示貧。親友偶來，亦曾無作雞黍之事。或言其家不貧，便瞋目作怒，其仇如不共戴天。暮年，日餐榆屑一升，臂上皮摺垂一寸長，而所窖終不肯發。後漸尪羸。瀕死，兩子環問之，猶未遽告；迨覺果危急，欲告子，子至，已舌蹇不能聲，惟爬抓心頭，呵呵而已。死後，子孫不能具棺木，遂藁葬焉。嗚呼！若窖金而以為富，則大帑數千萬，何不可指為我有哉？愚已！

雉鴿

王汾濱言：其鄉有養八哥者，教以語言，甚狎習，出遊必與之俱，相將數年矣。一日，將過絳州，去家尚遠，而資斧已罄。其人愁苦無策。烏云：「何不售我？送我王邸，當得善價，不愁歸路無貲也。」其人云：「我安忍！」烏言：「不妨。主人得價疾行，待我城西二□里大樹下。」其人從之。攜至城，相問答，觀者漸眾。有中貴見之，聞諸王。王召人，欲買之。其人曰：「小人相依為命，不願賣。」王問烏：「汝願住否？」言：「願住。」王喜。烏又言：「給價□金，勿多予。」王益喜，立畀□金。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去。王與烏言，應對便捷。呼肉啖之。食已，烏曰：「臣要浴。」王命金盆貯水，開籠令浴。浴已，飛簷間，梳翎抖羽，尚與王喋喋不休。頃之，羽燥，翩躚而起。操晉聲曰：「臣去呀！」顧盼已失所在。王及內侍，仰面咨嗟。急覓其人，則已渺矣。後有往秦中者，見其人攜烏在西安市上。畢載積先生記。

劉海石

劉海石，蒲臺人，避亂於濱州。時□四歲，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，因相善，訂為昆季。無何，海石失怙恃，奉喪而歸，音問遂闕。滄客家頗裕。年四□，生二子：長子吉，□七歲，為邑名士；次子亦慧。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，大嬖之。後半年，長子患腦痛卒，夫妻大慘。無幾何，妻病又卒；逾數月，長媳又死；而婢僕之喪亡，且相繼也；滄客哀悼，殆不能堪。一日，方坐愁間，忽聞人通海石至。滄客喜，急出門迎以入。方欲展寒溫，海石忽驚曰：「兄有滅門之禍，不知耶？」滄客愕然，莫解所以。海石曰：「久失聞問，竊疑近況未必佳也。」滄客泫然，因以狀對。海石歎歎。既而笑曰：「災殃未艾，余初為兄弔也。然幸而遇僕，請為兄賀。」滄客曰：「久不晤，豈近精『越人術』耶？」海石曰：「是非所長。陽宅風鑑，頗能習之。」滄客喜，便求相宅。海石入宅，內外遍觀之。已而請睹諸眷口；滄客從其教，使子媳婢妾，俱見於堂。滄客一一指示。至倪，海石仰天而視，大笑不已。眾方驚疑，但見倪女戰慄無色；身暴縮短，僅二尺餘。海石以界方擊其首，作石缶聲。海石揪其髮，檢腦後，見白髮數莖，欲拔之。女縮項跪啼，言即去，但求勿拔。海石怒曰：「汝凶心尚未死耶？」就項後拔去之。女隨手而變，黑色如狸。眾大駭。海石掇納袖

中，顧子婦曰：「媳受毒已深，背上當有異，請驗之。」婦羞，不肯袒示。劉子固強之，見背上白毛，長四指許。海石以針挑出，曰：「此毛已老，七日即不可救。」又視劉子，亦有毛，裁二指。曰：「似此可月餘死耳。」滄客以及婢僕，並刺之。曰：「僕適不來，一門無噍類矣。」問：「此何物？」曰：「亦狐屬。吸人神氣以為靈，最利人死。」滄客曰：「久不見君，何能神異如此！無乃仙乎？」笑曰：「特從師習小技耳，何遽云仙。」問其師，答云：「山石道人。適此物，我不能死之，將歸獻俘於師。」言已，告別。覺袖中空空，駭曰：「亡之矣！尾末有大毛未去，今已遁去。」眾俱駭然。海石曰：「領毛已盡，不能化人，止能化獸，遁當不遠。」於是入室而相其貓，出門而嚇其犬，皆曰無之。啟圈笑曰：「在此矣。」滄客視之，多一豕。聞海石笑，遂伏，不敢少動。捉耳捉出，視尾上白毛一莖，硬如針。方將檢拔，而豕轉側哀鳴，不聽拔。海石曰：「汝造孽既多，拔一毛猶不肯耶？」執而拔之，隨手復化為狸。納袖欲出。滄客苦留，乃為一飯。問後會，曰：「此難預定。我師立願弘，常使我等邀世上，拔救眾生，未必無再見時。」及別後，細思其名，始悟曰：「海石殆仙矣。『山石』合一『岩』字，蓋呂仙諱也。」

論鬼

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，郡門外有大淵，不雨亦不涸。邑中獲大寇數名，刑於淵上。鬼聚為祟，經過者輒被曳入。一日，有某甲正遭困厄，忽聞群鬼惶竄曰：「石尚書至矣！」未幾，公至，甲以狀告。公以堊灰題壁示云：「石某為禁約事：照得厥念無良，致嬰雷霆之怒；所謀不軌，遂遭鈇鉞之誅。只宜返閻兩之心，爭相懺悔；庶幾洗羈縲之血，脫此沈淪。爾乃生已極刑，死猶聚惡。跳踉而至，披髮成群；躑躅以前，搏膺作厲。黃泥塞耳，輒逞鬼子之凶；白晝為妖，幾斷行人之路！彼丘陵三尺外，管轄由人；豈乾坤兩大中，凶頑任爾？論後各宜潛蹤，勿猶怙惡。無定河邊之骨，靜待輪迴；金閨夢裏之魂，還踐鄉土。如蹈前愆，必貽後悔！」自此鬼患遂絕，淵亦尋乾。

泥鬼

余鄉唐太史濟武，數歲時，有表親某，相攜戲寺中。太史童年磊落，膽即最豪，見廡中泥鬼，睜瑠璃眼，甚光而巨，愛之，陰以指抉取，懷之而歸。既抵家，某暴病不語。移時忽起，厲聲曰：「何故抉我睛！」諫叫不休。眾莫之知，太史始言所作。家人乃祝曰：「童子無知，戲傷尊目，行奉還也。」乃大言曰：「如此，我便當去。」言訖，仆地遂絕，良久而甦，問其所言，茫不自覺。乃送睛仍安鬼眶中。

異史氏曰：「登堂索睛，土偶何其靈也？顧太史抉睛，而何以遷怒於同遊？蓋以玉堂之貴，而且至性觥觥，觀其上書北闕，拂袖南山，神且憚之，而況鬼乎？」

夢別

王春李先生之祖，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。一夜，夢公至其家，黯然而相語。問：「何來？」曰：「僕將長往，故與君別耳。」問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遠矣。」遂出。送至谷中，見石壁有裂罅，便拱手作別，以背向罅，逡巡倒行而入，呼之不應，因而驚寤。及明，以告太公敬一，且使備弔具。曰：「玉田公捐舍矣！」太公請先探之，信，而後弔之。不聽，竟以素服往。至門，則提旛挂矣。嗚呼！古人於友，其死生相信如此；喪輿待巨卿而行，豈妄哉！

犬燈

韓光祿大千之僕，夜宿廈間，見樓上有燈，如明星。未幾，熒熒飄落，及地化為犬。睨之，轉舍後去。急起，潛尾之，入園中，化為女子。心知其狐，還臥故所。俄，女子自後來，僕陽寐以觀其變。女俯而撼之。僕偽作醒狀，問其為誰。女不答。僕曰：「樓上燈光，非子也耶？」女曰：「既知之，何問焉？」遂共宿止，晝別宵會，以為常。主人知之，使二人夾僕臥；二人既醒，則身臥床下，亦不知墮自何時。主人益怒，謂僕曰：「來時，當捉之來；不然，則有鞭楚！」僕不敢言，諾而退。因念：捉之難；不捉，懼罪。展轉無策。忽憶女子一小紅衫，密著其體，未肯暫脫，必其要害，執此可以脅之。夜分，女至，問：「主人囑汝捉我乎？」曰：「良有之。但我兩人情好，何肯此為？」及寢，陰掬其衫。女急啼，力脫而去。從此遂絕。後僕自他方歸，遙見女子坐道周；至前，則舉袖障面。僕下騎，呼曰：「何作此態？」女乃起，握手曰：「我謂子已忘舊好矣。既戀戀有故人意，情尚可原。前事出於主命，亦不汝怪也。但緣分已盡，今設小酌，請入為別。」時秋初，高粱正茂。女攜與俱入，則中有巨第。繫馬而入，廳堂中酒肴已列。甫坐，群婢行炙。日將暮，僕有事，欲覆主命，遂別。既出，則依然田隴耳。

番僧

釋體空言：「在青州，見二番僧，象貌奇古；耳綴雙環，被黃布，鬚髮如。自言從西域來。聞太守重佛，謁之。太守遣二隸，送詣叢林。和尚靈轡，不甚禮之。執事者見其人異，私款之，止宿焉。或問：『西域多異人，羅漢得無有奇術否？』其一驕然笑，出手於袖，掌中托小塔，高裁盈尺，玲瓏可愛。壁上最高處，有小龕，僧擲塔其中，轟然端立，無少偏倚。視塔上有舍利放光，照耀一室。少間，以手招之，仍落掌中。其一僧乃袒臂，伸左肱，長可六七尺，而右肱縮無有矣；轉伸右肱，亦如左狀。」

狐妾

萊蕪劉洞九，官汾州。獨坐署中，聞亭外笑語漸近，入室，則四女子：一四指許，一可三指，一二四五已來，末後一垂髻者。並立几前，相視而笑。劉固知官署多狐，置不顧。少間，垂髻者出一紅巾，戲拋面上。劉拾擲窗間，仍不顧。四女一笑而去。一日，年長者來，謂劉曰：「舍妹與君有緣，願無棄葑菲。」劉漫應之。女遂去。俄偕一婢，擁垂髻兒來，俾與劉並肩坐。曰：「一對好鳳侶，今夜諧花燭。勉事劉郎，我去矣。」劉諦視，光豔無儔，遂與燕好。詰其行蹤。女曰：「妾固非人，而實人也。妾，前官之女，蠱於狐，奄忽以死，窆園內。眾狐以術生我，遂飄然若狐。」劉因以手探尻際。女覺之，笑曰：「君將無謂狐有尾耶？」轉身云：「請試門之。」自此，遂留不去。每行坐與小婢俱。家人俱尊以小君禮。婢媼參謁，賞賚甚豐。值劉壽辰，賓客煩多，共三餘筵，須庖人甚眾；先期牒拘，僅一二到者。劉不勝恚。女知之，便言：「勿憂。庖人既不足用，不如並其來者遣之。妾固短於才，然三席亦不難辦。」劉喜，命以魚肉薑桂，悉移內署。家中人但聞刀砧聲，繁碎不絕。門內設一几，行炙者置梓其上；轉視，則肴俎已滿。托去復來，餘人絡繹於道，取之不竭。未後，行炙人來索湯餅。內言曰：「主人未嘗預囑，咄嗟何以辦？」既而曰：「無已，其假之。」少頃，呼取湯餅。視之，三餘碗，蒸騰几上。客既去，乃謂劉曰：「可出金貨，償某家湯餅。」劉使人將直去。則其家失湯餅，方共驚異；使至，疑始解。一夕，夜酌，偶思山東苦醪。女請取之。遂出門去。移時返曰：「門外一甕，可供數日飲。」劉視之，果得酒，真家中甕頭春也。越數日，夫人遣二僕如汾。途中一僕曰：「聞狐夫人犒賞優厚，此去得賞

金，可買一裘。」女在署已知之，向劉曰：「家中人將至。可恨僮奴無禮，必報之。」明日，僕甫入城，頭大痛，至署，抱首號呼。共擬進醫藥。劉笑曰：「勿須療，時至當自瘥。」眾疑其獲罪小君。僕自思，初來未解裝，罪何由得？無所告訴，漫膝行而哀之。簾中語曰：「爾謂夫人，則亦已耳，何謂孤也？」僕乃悟，叩不已。又曰：「既欲得裘，何得復無禮？」已而曰：「汝愈矣。」言已，僕病若失。僕拜欲出，忽自簾中擲一裘出，曰：「此一羔羊裘也，可將去。」僕解視，得五金。劉問家中消息，僕言都無事，惟夜失藏酒一罌，稽其時日，即取酒夜也。群憚其神，呼之「聖仙」。劉為繪小像。時張道一為提學使，聞其異，以桑梓誼詣劉，欲乞一面。女拒之。劉示以像，張強攜而去。歸懸座右，朝夕祝之云：「以卿麗質，何之不可？乃托身於鬻鬻之老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，何不一惠顧？」女在署忽謂劉曰：「張公無禮，當小懲之。」一日，張方祝，似有人以界方擊額，崩然甚痛。大懼，反卷。劉詰之，使隱其故而詭對之。劉笑曰：「主人額上得毋痛否？」使不能欺，以實告。無何，婿丕生來，請觀之。女固辭。丕請之堅。劉曰：「婿非他人，何拒之深？」女曰：「婿相見，必當有以贈之；渠望我奢，自度不能滿其志，故適不欲見耳。」既固請之，乃許以日見。及期，丕入，隔簾揖之，少致存問。儀容隱約，不敢審諦。即退，數步之外，輒回眸注盼。但聞女言曰：「阿婿回首矣！」言已，大笑，烈烈如鴉鳴。丕聞之，脛股皆軟，搖搖然如喪魂魄。既出，坐移時，始稍定。乃曰：「適聞笑聲，如聽霹靂，竟不覺身為己有。」少頃，婢以女命，贈丕二金。丕受之，謂婢曰：「聖仙日與丈人居，寧不知我素性揮霍，不慣使小錢耶？」女聞之曰：「我固知其然。囊底適罄；向結伴至汴梁，其城為河伯占據，庫藏皆沒水中，入水各得些須，何能飽無饜之求？且我縱能厚餽，彼福薄亦不能任。」女凡事能先知；遇有疑難，與議，無不剖。一日，並坐，忽仰天大驚曰：「大劫將至，為之奈何！」劉驚問家口，曰：「餘悉無恙，獨二公子可慮。此處不久將為戰場，君當求差遠去，庶免於難。」劉從之。乞於上官，得解餉雲貴間。道里遼遠，聞者弔之；而女獨賀。無何，姜瓖叛，汾州沒為賊窟。劉仲子自山東來，適遭其變，遂被害。城陷，官僚皆罹於難，惟劉以公出得免。盜平，劉始歸。尋以大案罪誤，貧至饕餮不給；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，因而寤寤欲死。女曰：「勿憂，床下三千金，可資用度。」劉大喜，問：「竊之何處？」曰：「天下無主之物，取之不盡，何庸竊乎。」劉借謀得脫歸，女從之。後數年忽去，紙裹數事留贈，中有喪家掛門之小幡，長二寸許，群以為不祥。劉尋卒。

雷曹

樂雲鶴、夏平子，二人少同里，長同齋，相交莫逆。夏少慧，歲知名。樂虛心事之，夏亦相規不勸，樂文思日進，由是名並著。而潦倒場屋，戰輒北。無何，夏遭疫卒，家貧不能葬，樂銳身自任之。遺襁褓子及未亡人，樂以時恤諸其家；每得升斗，必析而二之，夏妻子賴以活。於是士大夫益賢樂。樂恆產無多，又代夏生憂內顧，家計日蹙。乃嘆曰：「文如平子，尚碌碌以沒，而況於我！人生富貴須及時，戚戚終歲，恐先狗馬填溝壑，負此生矣，不如早自圖也。」於是去讀而賣。操業半年，家貲小泰。一日，客金陵，休於旅舍。見一人頎然而長，筋骨隆起，彷彿座側，色黯淡，有威容。樂問：「欲得食耶？」其人亦不語。樂推食食之；則以手掬啗，頃刻已盡。樂又益以兼人之饌，食復盡。遂命主人割豚肩，堆以蒸餅，又盡數人之餐。始果腹而謝曰：「三年以來，未嘗如此飫飽。」樂曰：「君固壯士，何飄泊若此？」曰：「罪嬰天譴，不可說也。」問其里居，曰：「陸無屋，水無舟，朝村而暮郭也。」樂整裝欲行，其人相從，戀戀不去。樂辭之。告曰：「君有大難，吾不忍忘一飯之德。」樂異之，遂與偕行。途中曳與同餐。辭曰：「我終歲僅數餐耳。」益奇之。次日，渡江，風濤暴作，估舟盡覆，樂與其人悉沒江中。俄風定，其人負樂踏波出，登客舟，又破浪去；少時，挽一船至，扶樂入，囑樂臥守，復躍入江，以兩臂夾貨出，擲舟中；又入之：數人數出，列貨滿舟。樂謝曰：「君生我亦良足矣，敢望珠還哉！」檢視貨財，並無亡失。益喜，驚為神人，放舟欲行。其人告退，樂苦留之，遂與共濟。樂笑云：「此一厄也，止失一金簪耳。」其人欲復尋之。樂方勸止，已投水中而沒。驚愕良久。忽見含笑而出，以簪授樂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江上人罔不駭異。樂與歸，寢處共之。每數日始一食，食則啖嚼無算。一日，又言別，樂固挽之。適晝晦欲雨，聞雷聲。樂曰：「雲間不知何狀？雷又是何物？安得至天上視之，此疑乃可解。」其人笑曰：「君欲作雲中遊耶？」少時，樂倦甚，伏榻假寐。既醒，覺身搖搖然，不似榻上；開目，則在雲氣中，周身如絮。驚而起，暈如舟上。踏之，冥無地。仰視星斗，在眉目間。遂疑是夢。細視星嵌天上，如老蓮實之在蓬也，大者如甕，次如甌，小如盞盂。以手撼之，大者堅不可動；小星動搖，似可摘而下者。遂摘其一，藏袖中。撥雲下視，則銀海蒼茫，見城郭如豆。愕然自念：設一脫足，此身何可復問。俄見二龍天矯，駕縵車來。尾一掉，如鳴牛鞭。車上有器，圍皆數丈，貯水滿之。有數人，以器掬水，遍灑雲間。忽見樂，共怪之。樂審所與壯士在焉，語眾云：「是吾友也。」因取一器授樂，令灑。時苦旱，樂按器排雲，約望故鄉，盡情傾注。未幾，謂樂曰：「我本雷曹，前誤行雨，罰謫三載；今天限已滿，請從此別。」乃以駕車之繩萬尺擲前，使握端縋下。樂危之。其人笑言：「不妨。」樂如其言，颼颼然瞬息及地。視之，則墮立村外。繩漸收入雲中，不可見矣。時久旱，里外，兩僅盈指，獨樂里溝澮皆滿。歸探袖中，摘星仍在。出置案上，黯黯如石；入夜，則光明煥發，映照四壁。益寶之，什襲而藏。每有佳客，出以照飲。正視之，則條條射目。一夜，妻坐對握髮，忽見星光漸小如螢，流動橫飛。妻方怪咤，已入口中，咯之不出，竟已下咽。愕奔告樂，樂亦奇之。既寢，夢夏平子來，曰：「我少微星也。君之惠好，在中不忘。又蒙自天上攜歸，可云有緣。今為君嗣，以報大德。」樂三無子，得夢甚喜。自是妻果娠；及臨蓐，光輝滿室，如星在几上時，因名「星兒」。機警非常，六歲，及進士第。

異史氏曰：「樂子文章名一世，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，遂棄毛錐如脫屣，此與燕領投筆者，何以少異？至雷曹感一飯之德，少微酬良友之知，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，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。」

賭符

韓道士，居邑中之天齊廟。多幻術，共名之「仙」。先子與最善，每適城，輒造之。一日，與先叔赴邑，擬訪韓，適遇諸途。韓付鑰曰：「請先往啟門坐，少旋我即至。」乃如其言。詣廟發局，則韓已坐室中。諸如此類。先是，有敝族人嗜博賭，因先子亦識韓。值大佛寺來一僧，專事樗蒲，賭甚豪。族人見而悅之，罄貲往賭，大虧；心益熱，典質田產，復往，終夜盡喪。邑邑不得志，便道詣韓，精神慘淡，言語失次。韓問之，具以實告。韓笑云：「常賭無不輸之理。倘能戒賭，我為汝覆之。」族人曰：「倘得珠還合浦，花骨頭當鐵杵碎之！」韓乃以紙書符，授佩衣帶間。囑曰：「但得故物即已，勿得隴復望蜀也。」又付千錢，約贏而償之。族人大喜而往。僧驗其貲，易之，不屑與賭。族人強之，請以一擲為期。僧笑而從之。乃以千錢為孤注。僧擲之無所勝負，族人接色，一擲成采；僧復以兩千為注。又敗；漸增至餘千，明明梟色，呵之，皆成盧雉；計前所輸，頃刻盡覆。陰念再贏數千亦更佳，乃復博，則色漸劣；心怪之，起視帶上，則符已亡矣，大驚而罷。載錢歸廟，除償韓外，追而計之，並未後所失，適符原數也。已乃愧謝失符之罪。韓笑曰：「已在此矣。固囑勿貪，而君不聽，故取之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天下之傾家者，莫速於博；天下之敗德者，亦莫甚於博。入其中者，如沉迷海，將不知所底矣。夫商農之人，具有本業；詩書之士，尤惜分陰。負未橫經，固成家之正路；清談薄飲，猶奇興之生涯。爾乃狎比淫朋，纏綿永夜。傾囊倒篋，懸金於嶮巖之天；呼雉呵盧，乞靈於淫昏之骨。盤旋五木，似走圓珠；手握多張，如擊團扇。左顧人而右顧己，望穿鬼子之睛；陽示弱而陰用強，費盡罔兩之技。門前賓客待，猶戀戀於場頭；舍上火煙生，尚耽耽於盆裏。忘餐廢寢，則久入成迷；舌敝脣焦，則相看似鬼。迨夫全軍盡沒，熱眼空窺。視局中則叫號濃焉，技癢英雄之臆；顧囊底而貫索空矣，灰寒壯士之心。引頸徘徊，覺白手之無濟；垂頭蕭索，始玄夜以方歸。幸交謫之人眠，恐驚犬吠；苦久虛之腹餓，敢怨羹殘。既而鬻子質田，冀還珠於合浦；不意火灼毛盡，終撈月於滄江。及遭敗後我方思，已作下流之物；試問賭中誰最善？群指無袴之公。甚而枵腹難堪，遂棲身於暴客；搔頭莫

度，至仰給於香匳。嗚呼！敗德喪行，傾產亡身，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！」

阿霞

文登景星者，少有重名。與陳生比鄰而居，齋隔一短垣。一日，陳暮過荒落之墟，聞女子啼松柏間；近臨，則樹橫枝有懸帶，若將自經。陳詰之，揮涕而對曰：「母遠出，託妾於外兄。不圖狼子野心，畜我不卒。伶仃如此，不如死！」言已，復泣。陳解帶，勸令適人。女慮無可託者。陳請暫寄其家，女從之。既歸，挑燈審視，丰韻殊絕。大悅，欲亂之。女厲聲抗拒，紛紜之聲，達於間壁。景生踰垣來窺，陳乃釋女。女見景，凝眸停諦，久乃奔去。二人共逐之，不知去向。景歸，闔戶欲寢，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。驚問之。答曰：「彼德薄福淺，不可終託。」景大喜。詰其姓氏，曰：「妾祖居於齊。以齊姓，小字阿霞。」人以游詞，笑不甚拒，遂與寢處。齋中多友人來往，女恆隱閉深房。過數日，曰：「妾姑去。此處煩雜，困人甚。繼今，請以夜卜。」問：「家何所？」曰：「正不遠耳。」遂早去，夜果復來，懽愛綦篤。又數日，謂景曰：「我兩人情好雖佳，終屬苟合。家君宦遊西疆，明日將從母去，容即乘間稟命，而相從以終焉。」問：「幾日別？」約以旬終。既去，景思齋居不可常；移諸內，又慮妻妒。計不如出妻。志既決，妻至輒詬厲。妻不堪其辱，涕欲死。景曰：「死恐見累，請蚤歸。」遂促妻行。妻啼曰：「從子□年，未嘗有失德，何決絕如此！」景不聽，逐愈急。妻乃出門去。自是堊壁清塵，引領翹待；不意信杳青鸞，如石沉海。妻大歸後，數浼知交，請復於景，景不納；遂適夏侯氏。夏侯里居，與景接壤，以田畔之故，世有郤。景聞之，益大恚恨。然猶冀阿霞復來，差足自慰。越年餘，並無蹤緒。會海神壽，祠內外士女雲集，景亦在。遙見一女，甚似阿霞。景近之，入於人中；從之，出於門外；又從之，飄然竟去。景追之不及，恨悵而返。後半載，適行於途，見一女郎，著朱衣，從蒼頭，鞞黑衛來。望之，霞也。因問從人：「娘子為誰？」答言：「南村鄭公子繼室。」又問：「娶幾時矣？」曰：「半月耳。」景思，得毋誤耶？女郎聞語，回眸一睇，景視，真霞。見其已適他姓，憤填胸臆，大呼：「霞娘！何忘舊約？」從人聞呼主婦，欲奮老拳。女急止之。啟幃紗謂景曰：「負心人何顏相見？」景曰：「卿自負僕，僕何嘗負卿？」女曰：「負夫人甚於負我！結髮者如是，而況其他？向以祖德厚，名列桂籍，故委身相從；今以棄妻故，其中削爾祿秩，今科亞魁王昌，即替汝名者也。我已歸鄭君，無勞復念。」景俯首帖耳，口不能道一詞。視女子，策蹇去如飛，悵悵而已。是科，景落第，亞魁果王氏昌名。鄭亦捷。景以是得薄俸名。四□無偶，家益替，恆趁食於親友家。偶詣鄭，鄭款之，留宿焉。女窺客，見而憐之。問鄭曰：「堂上客，非景慶雲耶？」問所自識，曰：「未適君時，曾避難其家，亦深得其豢養。彼行雖賤，而祖德未斬；且與君為故人，亦宜有緜袍之義。」鄭然之，易其敗絮，留以數日。夜分欲寢，有婢持廿餘金贈景。女在窗外言曰：「此私貯，聊酬夙好，可將去，覓一良匹。幸祖德厚，尚足及子孫。無復喪檢，以促餘齡。」景感謝之。既歸，以□餘金買搢紳家婢，甚醜悍。舉一子，後登兩榜。鄭官至吏部郎。既沒，女送葬歸，啟輿則虛無人矣，始知其非人也。噫！人之無良，舍其舊而新是謀，卒之卵覆而鳥亦飛，天之所報亦慘矣！

李司鑑

李司鑑，永年舉人也。於康熙四年九月二□八日，打死其妻李氏。地方報廣平，行永年查審。司鑑在府前，忽於肉架下，奪一屠刀，奔入城隍廟，登戲臺上，對神而跪。自言：「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，在鄉黨顛倒是非，著我割耳。」遂將左耳割落，拋臺下。又言：「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，著我剝指。」遂將左指剝去。又言：「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，使我割腎。」遂自闔，昏迷僵仆。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，已奉俞旨，而司鑑已伏冥誅矣。邸抄。

五殺大夫

河津暢體元，字汝玉。為諸生時，夢人呼為「五殺大夫」，喜為佳兆。及遇流寇之亂，盡剝其衣，閉置空室。時冬月，寒甚，暗中摸索，得數羊皮護體，僅不至死。質明，視之，恰符五數。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。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。畢載續先生志。

毛狐

農子馬天榮，年二□餘。喪偶，貧不能娶。偶芸田間，見少婦盛妝，踐禾越陌而過，貌赤色，致亦風流。馬疑其迷途，顧四野無人，戲挑之。婦亦微納。欲與野合，笑曰：「青天白日，寧宜為此。子歸，掩門相候，昏夜我當至。」馬不信。婦矢之。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，婦乃去。夜分，果至，遂相悅愛。覺其膚肌嫩甚；火之，膚赤薄如嬰兒，細毛遍體，異之。又疑其蹤蹟無據，自念得非狐耶？遂戲相詰。婦亦自認不諱。馬曰：「既為仙人，自當無求不得。既蒙纏繞，寧不以數金濟我貧？」婦諾之。次夜來，馬索金。婦故憚曰：「適忘之。」將去，馬又囑。至夜，問：「所乞或勿忘耶？」婦笑，請以異日。逾數日，馬復索。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，約五六金，翹邊細紋，雅可愛玩。馬喜，深藏於積。積半歲，偶需金，因持示人。人曰：「是錫也。」以齒齧之，應口而落。馬大駭，收藏而歸。至夜，婦至，憤致詰讓。婦笑曰：「子命薄，真金不能任也。」一笑而罷。馬曰：「聞狐仙皆國色，殊亦不然。」婦曰：「吾等皆隨人現化。子且無一金之福，落雁沉魚，何能消受？以我蠢陋，固不足以奉上流；然較之大足駝背者，即為國色。」過數月，忽以三金贈馬，曰：「子屢相索，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。今媒聘有期，請以一婦之賞相餽，亦借以贈別。」馬自白無聘婦之說。婦曰：「一二日，自當有媒來。」馬問：「所言姿貌何如？」曰：「子思國色，自當是國色。」馬曰：「此即不敢望。但三金何能買婦？」婦曰：「此月老註定，非人力也。」馬問：「何遽言別？」曰：「戴月披星，終非了局。使君自有婦，搪塞何為？」天明而去。授黃末一刀圭，曰：「別後恐病，服此可療。」次日，果有媒來。先詰女貌，答：「在妍燿之間。」「聘金幾何？」「約四五數。」馬不難其價，而必欲一親見其人。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。既而約與俱去，相機因便。既至其村，媒先往，使馬待諸村外。久之，來曰：「諧矣。余表親與同院居，適往見女，坐室中。請即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，咫尺可相窺也。」馬從之。果見女子坐室中，伏體於床，倩人爬背。馬趨過，掠之以目，貌誠如媒言。及議聘，並不爭直；但求得一二金，妝女出閣。馬益廉之，乃納金，並酬媒氏及書券者，計三兩已盡，亦未多費一文。擇吉迎女歸，入門，則胸背皆駝，項縮如龜，下視裙底，蓮缸盈尺。乃悟狐言之有因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隨人現化，或狐女之自為解嘲；然其言福澤，良可深信。余每謂：非祖宗數世之修行，不可以博高官；非本身數世之修行，不可以得佳人。信因果者，必不以我言為河漢也。」

翩翩

羅子浮，邠人。父母俱早世。八九歲，依叔大業。業為國子左廂，富有金緡而無子，愛子浮若己出。□四歲，為匪人誘去作狹邪遊。會有金陵娼，僑寓郡中，生悅而惑之。娼返金陵，生竊從遁去。居娼家半年，床頭金盡，大為姊妹行齒冷。然猶未遽絕之。無何，廣創漬臭，沾染床席，逐而出。丐於市。市人見輒遙避。自恐死異域，乞食西行；日三四□里，漸至邠界。又念敗絮膿穢，無顏入里門，尚趨近邑間。日既暮，欲趨山寺宿。遇一女子，容貌若仙。近問：「何適？」生以實告。女曰：「我出家人，居有

山洞，可以下榻，頗不畏虎狼。」生喜，從去。入深山中，見一洞府。入則門橫溪水，石梁駕之。又數武，有石室二，光明徹照，無須燈燭。命生解懸鶉，浴於溪流。曰：「濯之，創當愈。」又開幃拂褥促寢，曰：「請即眠，當為郎作袴。」乃取大葉類芭蕉，翦綴作衣。生臥視之。製無幾時，折疊床頭，曰：「曉取著之。」乃與對榻寢。生浴後，覺創瘍無苦。既醒，摸之，則痂厚結矣。詰旦，將興，心疑蕉葉不可著。取而審視，則綠錦滑絕。少間，具餐。女取山葉呼作餅，食之，果餅；又翦作雞、魚，烹之皆如真者。室隅一罌，貯佳醞，輒復取飲；少減，則以溪水灌益之。數日，創痂盡脫，就女求宿。女曰：「輕薄兒！甫能安身，便生妄想！」生云：「聊以報德。」遂同臥處，大相歡愛。一日，有少婦笑入，曰：「翩翩小鬼頭快活死！薛姑子好夢，幾時做得？」女迎笑曰：「花城娘子，貴趾久弗涉，今日西南風緊，吹送來也！小哥哥抱得未？」曰：「又一小婢子。」女笑曰：「花娘子瓦窰哉！那弗將來？」曰：「方鳴之，睡卻矣。」於是坐以款飲。又顧生曰：「小郎君焚好香也。」生視之，年廿有三四，綽有餘妍。心好之。剝果誤落案下，俯假拾果，陰捻翹鳳；花城他顧而笑，若不知者。生方恍然神奪，頓覺袍袴無溫；自顧所服，悉成秋葉。幾駭絕。危坐移時，漸變如故。竊幸二女之弗見也。少頃，酬酢間，又以指搔纖掌。城坦然笑謔，殊不覺知。突突怔忡間，衣已化葉，移時始復變。由是慚顏息慮，不敢妄想。城笑曰：「而家小郎子，大不端好！若弗是醋葫蘆娘子，恐跳跡入雲霄去。」女亦哂曰：「薄倖兒，便直得寒凍殺！」相與鼓掌。花城離席曰：「小婢醒，恐啼腸斷矣。」女亦起曰：「貪引他家男兒，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。」花城既去，懼貽譴責；女卒晤對如平時。居無何，秋老風寒，霜零木脫，女乃收落葉，蓄旨御冬。顧生肅縮，乃持襖撥拾洞口白雲，為絮複衣；著之，溫暖如襦，且輕鬆常如新綿。逾年，生一子，極惠美。日在洞中弄兒為樂。然每念故里，乞與同歸。女曰：「妾不能從；不然，君自去。」因循二三年，兒漸長，遂與花城訂為姻好。生每以叔老為念。女曰：「阿叔臘故大高，幸復強健，無勞懸耿。待保兒婚後，去住由君。」女在洞中，輒取葉寫書教兒讀，兒過目即了。女曰：「此兒福相，放教入塵寰，無憂至臺閣。」未幾，兒年□四。花城親詣送女。女華妝至，容光照人。夫妻大悅，舉家讌集。翩翩扣釵而歌曰：「我有佳兒，不羨貴官。我有佳婦，不羨綺紈。今夕聚首，皆當喜歡。為君行酒，勸君加餐。」既而花城去，與兒夫婦對室居。新婦孝，依依膝下，宛如所生。生又言歸。女曰：「子有俗骨，終非仙品；兒亦富貴中人，可攜去，我不誤兒生平。」新婦思別其母，花城已至。兒女戀戀，涕各滿眶。兩母慰之曰：「暫去，可復來。」翩翩乃翦葉為驢，令三人跨之以歸。大業已老歸林下，意姪已死，忽攜佳孫美婦歸，喜如獲寶。入門，各視所衣，悉蕉葉；破之，絮蒸蒸騰去。乃並易之。後生思翩翩，偕兒往探之，則黃葉滿徑，洞口雲迷，零涕而返。

異史氏曰：「翩翩、花城，殆仙者耶？餐葉衣雲，何其怪也！然幃幄誹謔，狎寢生雛，亦復何殊於人世？山中□五載，雖無『人民城郭』之異；而雲迷洞口，無蹟可尋，睹其景況，真劉、阮返棹時矣。」

黑獸

聞李太公敬一言：「某公在瀋陽，宴集山顛。俯瞰山下，有虎啣物來，以爪穴地，瘞之而去。使人探所瘞，得死鹿。乃取鹿而虛掩其穴。少間，虎導一黑獸至，毛長數寸。虎前驅，若邀尊客。既至穴，獸眈眈蹲伺。虎探穴失鹿，戰伏不敢少動。獸怒其誑，以爪擊虎額，虎立斃。獸亦逕去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獸不知何名。然問其形，殊不大於虎，而何延頸受死，懼之如此其甚哉？凡物各有所制，理不可解。如獮最畏狻：遙見之，則百□成群，羅而跪，無敢遁者。凝睛定息，聽狻至，以爪遍揣其肥瘠；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。獮戴石而伏，悚若木雞，惟恐墮落。狻揣誌已，乃次第按石取食，餘始闕散。余嘗謂貪吏似狻，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，而裂食之；而民之戢耳聽食，莫敢喘息，蚩蚩之情，亦猶是也。可哀也夫！」